

新 中 學 文 庫
訪 英 日 記

王 雲 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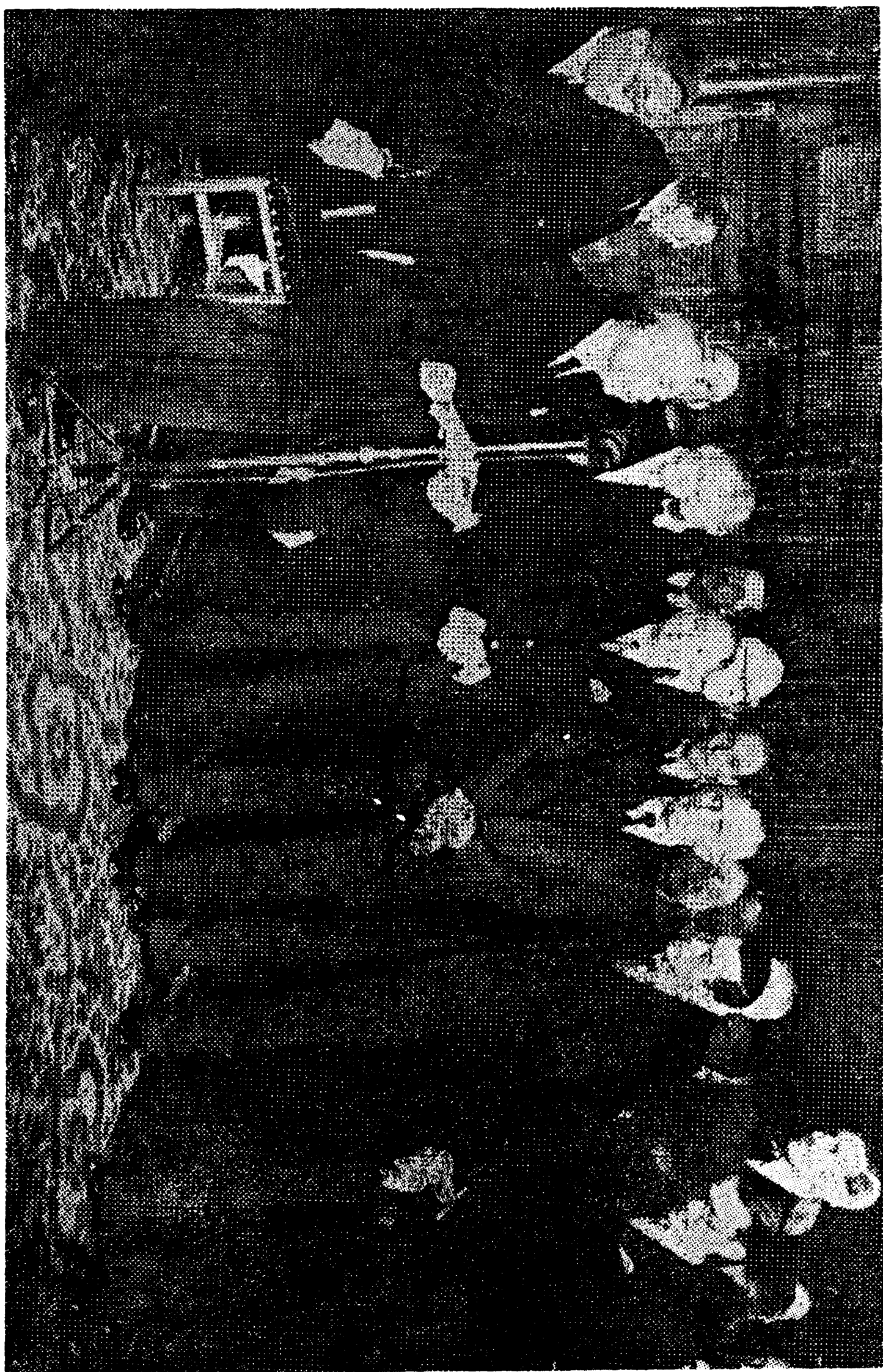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王雲五著

訪英日

商務印書館印行

著者在英國會上下議院歡迎會中致詞



自序

余以民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發訪英，三十三年三月十九日返抵陪都；中間去程占兩星期，歸程兼訪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三國歷時約七星期，計留英適爲七星期。逐日舉動見聞，略有所記；惟應接愈繁之日，可記之事愈多，而能供記述之時間愈少。事過境遷，輒難追憶，自不免缺漏。歸國後，擬著戰時英國一書，以目擊耳聞之英國戰時努力，分題敘述，以告國人，俾資借鏡。今屬稿將畢事，覺日記所載者，除去程歸程之記載不屬戰時英國範圍外，即留英時期所記未能歸納於該書者亦十之七八；蓋一爲系統的著述，一爲隨時之記載，前者按題發揮，後者鉅細不遺，自難盡同也。兩月以來承各方相約講演，多至二三十次；而酬酢之餘，輒復以觀感相詢，足見關心於英國近狀者至衆。又中東近東各國漸爲國人注意，垂詢及此者自亦不鮮。余因就此行日記，包括留英及去程歸程，旁及中東近東之訪問，除已詳見於戰時英國一書者應予刪節以避重複外，一一列舉，刊爲小冊。當世君子，關心訪英經過，亞西情況，以及旅途瑣聞，東西風尚者，或不以其不文而棄之。至書名訪英日記，從其簡也；內容鉅細並列，存其真也。是爲序。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王雲五

訪英日記

三十三年

十一月十八日

余自膺選參加訪英團，一方面布置商務印書館各事，俾於離國後得以順遂進行，他方面準備訪英時應有之工作，如資料之搜集，演詞之準備，與討論同人抵英後行動等等。及啓行前旬日內，公私送別之會，幾無日無之。同人雖多願於長途旅行前略得休息，俾可應付艱辛，且恐於行前耐應過多，致損健康，無不兢兢業業以勿因病而妨礙工作爲戒備。同人某君適患感冒，經卽謝絕耐應，實行休養。余平時不知有病，此際忽患瘧，恐家人及同人關懷，不以相告，日服規那九二三十英厘，照常工作，照常會議，並照常耐醉，甫四日，瘧不復發，抵印後始告同人，返國後始告家人，因以知野蠻的身體畢竟抵抗力亦頑強也。本日啓行，而商務印書館之事尙多待處分，故今早二時始睡，昧爽五時卽起床，繼續部署完畢，於正午赴參政會與同人集合；膳後，下午二時，赴珊瑚壩機場。至則各機關代表，英大使館代辦暨若干館員以及同人親友羣集機場送別，雖事前不以確期相告，而送別者仍多至數百人。

四時機起飛，六時許抵昆明，則迎候者紛集，尤以西南聯大教授爲多，商務分館同人亦聞風而至，余事前固未電告也。偕赴附近航空人員招待所用膳後，復返機場，九時頃續飛。自此至印境之汀江，須飛越高峯，且有一段爲警戒地帶，有受日敵空軍襲擊之虞，故飛行高度有超過二萬尺者，旅行者間以爲苦。機中原備有養氣裝置，此次承航空公司特別關注，增加是項裝置，備本團團員之用。惟同人中除有一人嘔吐外，餘皆無所苦，以飛行未達二萬尺，亦無使用養氣裝置者，余則視同平常，毫無異感。又以昨夜睡眠不足，不覺小睡時許，醒來已抵汀江。下機散步，時值午夜，而氣候溫暖，與出發時之重慶氣候相去至遠。越半小時，飛機加油畢續飛。此去多平原，飛行較低，益覺順適。

十九日至二十三日

十九日味爽四時抵加爾各答之 Deen Dayal 機場。來送者有我國總領事館員二人（保總領事因足疾未至）及宣傳部駐印代表、中航公司代表等，而英國方面則有對華關係事務所（Office of Relation Office）代表兼駐華大使館祕書 Cochrill 氏等。同人持有外交護照，且有訪英使命，故英方一切免檢查；唯機場係英美共管，美國方面初尙擬集中余等行李照例通過，經我總領事館代表說明本團使命，遂亦免驗。余等旋赴 Grand Hotel 暫寓，人各一室，且有專供本團團員會議或會客之一室。

自十九至二十三，五日之間，本團皆有酌醉，或午晚各有宴會，午後兼有茶會，或僅有晚宴

茶會。國人方面歡宴者有保總領事君建，國際宣傳處駐印代表駱傳華，中央各機關駐加城各代表，及國民黨駐加城總支部；外國人方面有援華委員會（China Aid Committee），對華關係事務所及孟加拉省省長湯姆士（Thomas）爵士等。湯氏前曾道經上海，對我國情形略知一二，與余詳談，多所詢問，余爲一一剖釋之。其人甚豪爽，不似一般人所言英國高級官吏之持重沈默者。所晤印人中有十餘年前偕泰戈爾來華之 *Malles* 博士，因彼時我國各團體假東方圖書館歡迎，由余代表各團體致詞歡迎，並由商務印書館贈以精印古書數種，迄今尙憶及。氏現任加爾各答大學教授，仍兼泰氏創辦之國際大學教授。

余等除應酬外，留此時間多用以購置衣物，在久未出國且平素不穿西服如余及胡政之，旅英所穿衣服固一無所有，僅有者惟啓行前在渝市費國幣一萬二千元所製之深色西服一套；即久在歐美留學之其他同人亦以回國多年，抗戰期內，衣服補充不齊，爲訪英觀瞻計，不得不有所補充，而留此數日之目的，與其謂爲候飛機，毋寧謂爲製備衣服並購取旅行必需之物。惟同人皆質樸而具書生本色，祇求適用，不計精美。此間物料亦至缺乏，殊出意外。余滿擬購一活頁冊，俾作日記，遍覓竟不可得。

余於製備衣服外，並往書肆購書，最常往者爲 Oxford Book Store，先後得六十餘種，所費合五百餘印幣，其售價係每先令作一盧比計算。按英金每鎊合二十先令，兌印幣則爲十三盧比，是則英國出版物在印度發售僅增運輸費約百分之五十，尙不爲高，獨惜輸入新出版物

不多耳。然余旅渝二年，苦無新刊西書可購，去年託袁守和赴印代購時事問題書籍數十冊，迄未運到，今乘此行之便，無異過屠門而大嚼，不計屠門所儲之豐與嗇也。此次購得之書除隨身攜帶一小部分，以滿余之讀書慾外，餘悉託保總領事代寄重慶，深信可於余返國前到達也。

二十四日

清晨須自加爾各答啓行；余以鬧鐘自任，晨二時即起床，收拾一切。三時前十分，分赴各同人臥室敲門，一一喚醒之。三時許保總領事偕領館各人先後至，並攜來特備晨餐，供余等食後起程。四時半偕赴大東酒店內之航空公司辦事處，衡體重。余連大衣得一百四十磅，脫大衣衡之，祇一百三十五磅。憶余於民國二十六年離滬前體重最高為一百七十八磅，留香港數年，減為一百五十餘磅，嗣遷重慶兩年間體重減至此數；蓋居滬時出門必有代步之具，旅港後步行漸多，留渝以來步行更多，此由於運動而減重，故愈輕而愈覺精神健旺也。

五時半乘汽車赴Dooly河畔，改乘航空公司輪渡，至停泊江心之水上飛機。機身寬大，勝於中航之二十餘座位客機，惟設備較簡單；蓋戰時謀增加載重之量，原有之冷熱汽設備已拆卸也。六時三刻起飛，余乘飛機不下數十次，惟水上機則以此為首次。沿途無高山，故飛行甚低，最高不過八千尺。俯瞰一切，如在目前。中間經過三站，一忘其名，次為Gwal-lier，再次為Rajsamand。一三兩站各停二三十分鐘，第二站則留一小時。余等於二、

三兩站均乘航空公司所備小舟登岸散步。七時半抵印度西部之卡拉基 (Karnachi)，甫登陸則我國資源委員會、中美運輸公司、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四機關駐此之代表皆來迓。余等行李概免驗，由各代表以汽車送余等至 North Western Hotel 寄宿。此間旅館簡樸清潔，似較加爾各答爲佳；房屋街道亦頗整齊。其原因一則此地係新建城市，自戰事發生始成爲美國租借物品運至蘇聯及遠東之主要轉口地，故市面隨而發達，新建築隨而大增；二則此間居民以回教徒占大多數，回教徒向較印度教徒爲清潔也。又聞此地新建省治；而市長則每年一任，以回教徒、印度教徒及其他居民依次任之。華僑則舊有及新至海員常達五六百人，我國公務機關派來人員約四五十人。

余等旋由各機關代表邀赴廣東菜館晚膳，布置清潔，與加爾各答之北平飯店相若。此地富於海產，魚翅尤廉美，大蝦則印幣一元可購四磅，惟蔬菜因產量少而價特昂。此間回教徒既占大多數，豬肉之供給遂受限制，每星期祇准發售一次，於市場外特建一室，環以高牆發售之，一若不許常人得見者。

二十五日

晨三時起床，收拾行裝，五時離旅館，五時半乘原機起飛，越三小時，在 Orwandy 降落，乘小舟登岸散步。嗣又起飛，越三時，在 Dingli 降落，下午一時半續飛，越兩時，在 Baverin 降落；後兩地均屬半獨立之小國，而受英國保護者。昨今兩日中途降落各站，皆

由航空公司備有小舟接乘客及機師等登陸，即在航空站小憩，備有茶水供人解渴，皆不收費，而時間亦甚銜接，足見該公司辦事周到。

晚八時抵巴士勒 (Basra)，此為伊拉克國境，我國駐伊朗公使李鐵錚及道經此地之駐蘇徐武官均在碼頭相迎。抵旅館，則英國駐此地總領事亦來致敬意。此地時間後於加爾各答三小時有半。在印度境內，地無分東西，一律不改時間；至此始更正為下午四時半。初擬乘夕陽未下，是城內一遊；以各人盥洗並候行李，遲至日落始出發，因是不克赴遠離七八英里之歐人城市，僅至土人之市集 (Bazaar) 一遊。其街道房屋類似上海之小馬路，店舖陳設亦與我國內地相似，並有茶館與說書者，畢竟東方各國有其共同之點。初擬選購一二土物，以為旅程紀念，嗣以所見皆歐式貨物，不果；而李公使鐵錚自伊朗首都來，攜有紀念小品，分贈同人，余所得為極小型之可蘭經，面積約一方寸，厚三分之一寸，盛以小盒，盒蓋裝有鑲大鏡，可利用以讀細如蠟頭之小字。經文為阿刺伯文，惜余不能讀，然無論如何，固可貴之紀念品也。

晚膳後入浴即睡。所住旅館極佳，遠勝印度各地。

今日旅程所經，大部分為阿刺伯海及沙漠地帶，飛行甚低。

二十六日

清早仍乘原機起飛，如前二日例，每二三小時降落一次。最後所停地點為「死海」。下午四

時半抵埃及之開羅（三三），使館人員已在此迎候，惟代辦湯武未至，聞因蔣主席來此之故；乍聽似不可信，續詢果不誤。余即推想羅斯福、邱吉爾兩巨頭必在此。惟出國前絕無所聞，在此聞之至為興奮，深信主席此行定與我國前途有絕大關係也。

余等行李皆免驗。五時左右偕迎候者至此間最大之 Hotel El Nile 寄寓。晚飯前與同人出外散步，覺此間繁盛遠過加爾各答。

二十七日

同人以蔣主席為國遠行，勞苦功高，公推王雪艇君代表前往致敬。

下午隨主席來此之董顯光、郭斌佳二君來訪，知會議已完滿結束，至深慶幸。又聞主席即日返國。

赴航空公司接洽，決明晚起飛。此行係經地中海直飛，一日內可抵葡京里斯本，或留一日，續飛英。此直接路線開闢未久，係北非勝利之結果，前此概須繞道南行，經中非、西非而達葡，為時約四五日也。

二十八日

九時赴航空公司辦手續，並權體重。

十時與同人赴金字塔游覽。埃及境內金字塔多至三四百，今日參觀者在開羅郊外，離城僅五六英里，共三塔，最大者自底部至頂點計四百英尺，聞建築於四千年前（離此四十英里尚有

最古之一塔，建於五千年前，高僅二百餘尺。此地現爲英美駐軍處。三國最高領袖之會議，即在塔旁之 Mena 旅館舉行，今日雖會議結束，仍需通行證。余等由湯代辦導往，出示其所持通行證，並證明余等職務，得駐軍許可，派人領導游覽。除在塔旁環行一周外，並觀人頭獅身像 (Sphinx)。

午間湯代辦邀同人至使館用膳。下午同人集議抵英後工作程序。晚膳後於九時一刻赴航空公司，乘所備汽車至機場，仍乘水上機，機身較由印飛此者爲小；機內居中之室祇有八坐位，本團六人外，同行尙有英大使館新聞專員華慈及路透社代表趙敏恆恰爲八人，另有兩英籍乘客，則坐於機師等之起居室。余等即於開羅時間下午十時半起飛。

二十九日、

晨八時抵的里波利 (Tripoli) 某地，計連續飛行已九小時矣。下降海面附近之陸地係軍事要區，不便令乘客登陸，乃以小舟載余等至停泊於附近之一中型船上早膳，膳畢仍返飛機。第二次降落地爲大名鼎鼎之直布羅陀 (Gibraltar)，時在開羅鐘點下午三時半，即英國格林維治時間下午一時半。機停此間兩小時，余等登陸後由同機之英籍旅客二人導往沿岸一帶游覽，觀察工事大概，歸途順道至市區一游，格林維治時間下午四時續飛，兩小時即抵葡京里斯本，由張公使謙、楊總領事紹武等迎候，英駐葡大使亦派祕書來致敬意。旋偕赴 Hotel Aviz 寄寓，此爲葡京最大之旅館，設備精美，爲沿途僅見。晚餐由張公使招待，即在使館

中。

三十日

午前與同人出外散步，道經繁盛街道，百貨咸集，爲加爾各答及開羅所不及，聞物價亦甚廉，殆以中立國之故。書店則英文書籍不甚多，德法文卻不少，且多爲新出版者。

下午在旅館膳後，由張公使以汽車導往郊外游覽，沿河畔下行至出海處，一路田園整潔。有一屋門前塑福壽二字，想係葡人自澳門返國者所爲。道經總統府，爲古堡式，位於海邊。聞葡總統前恐政變，特擇居於此，俾於必要時乘海輪出國，確否不得而知。最後至 *Real Hotel*，係郊外林養處，風景絕佳；附近有遊戲場，實卽賭場，自成一市集。拉丁民族好賭博，無怪葡領澳門竟以賭建市也。距此不遠有所謂「地獄」(*Inferno*)，聞係百年前海嘯，裂濱海之山崖成深谷狀，風雨之夜，海潮湧入，衝擊甚高，頗爲奇觀。今日天朗無風，故所見平平也。

下午五時赴使館茶會，因本團不擬對葡政府酬酢，故未招待外賓，到者皆我國人，中有自法國撤退人員如郭代辦則範及館員與其眷屬等。

余等返旅館晚膳後，卽收拾行裝，準備出發。十一時赴機場，十二時一刻引擎發動，然時動時止，係因電機損壞，修理時許，卒宣告改期明晚飛行，遂相偕返原住旅館，到達時已是次晨二時半。

十二月一日

因遲睡，一覺醒來，已是八時十分，此爲余十年來所鮮有。今日爲葡國革命紀念，公私機關多休息。午前余本擬赴博物院參觀，亦閉門；乃折往動物園，散步時許。動植物無何奇特處。惟有一事使余特別注意，即園中附設犬墳場，所埋犬百數十，墓上多設碑，載犬名及生死年月，恍如歐人之墳墓。尤奇者，中有一碑作我國文字，刻有『福福之墓』四大字，並附該犬之生死年月。詢之，知爲我國某外交家之夫人所愛犬。因思國內一般人藁葬者甚多，而此間所蓄犬竟有於死後享人類所不能享者，真怪事也。

晚餐由張公使邀食海鮮。方擬餐畢返旅館準備再度啓行，忽接航空公司電話，謂機器修理未畢，起程又延期。

二日

午前本團團員集會，討論抵英後工作。

午後游熱帶植物園，布置甚佳。

晚十一時赴機場，十二時起飛，居然成行矣。沿途風雹頗烈，機身動盪尙無所苦，惟氣候奇寒，所攜衣服不足以禦之。

十二月三日

晨八時抵北愛爾倫之 Shannon 河畔，登陸進晨餐。首先嘗試所謂國民麵包 (National Br-

act)，其色較平時所食之白麵包稍深，即將麥糠連同麥粒磨粉製成。戰前祇以去糠之麥粒磨粉，今因此每年可節省六七十萬噸之麥，而其營養轉較白麵包為有益。

九時續飛，十二時抵英倫之Dover鎮，卽有英政府外交部及宣傳部所派代表各一人，會同我國駐英大使館陳參事陶祕書來迎，聞留此相候已三日矣。旋偕乘鐵路公司所掛專車赴倫敦。四時半抵維多利亞站。英政府及我國人士相送者約百人。英方有外交部政務次長George Hall（代表外長艾登），副常務次長Sir Maurice Paterson，遠東司長Ashley Clarke，遠東司顧問Sir Arthur Blackburn，及英駐華大使薛穆爵士，宣傳部政務次長Ernest Thurtle，前英國國會訪華團團員泰菲亞勳爵（Lord Teviot），及英國廣播公司代表新聞記者等數十人。我方有顧少川、錢塔平、金問泗三大使郭秉文次長王景春主任葉公超主任及使館人員僑民代表等數十人。下車後，由英外交部宣傳部兩次長在車站先後致歡迎詞，本團團員王雪艇君答詞，均由英國廣播公司收音廣播。最後由英外交部遠東司長領導歡呼，此舉在英國頗罕見，足證其對本團之重視。又聞外交通例，公使抵國都由外部科長迎送，大使或部長則由司長迎送，今對本團由政務次長相送，亦特例也。旋偕赴倫敦最高貴之克拉列治（Clarendon）旅館居停，人各一室，並有會客室二間專供本團同人使用。今晚除赴我駐英大使館晚膳外，無他酬酢。

四日

倫敦各報均載本團抵英並受歡迎情形。泰晤士報標題稱本團爲「友誼的大使團」(Ambassadors of Goodwill)，頗合分際。

晨九時英政府派來女職員二人，爲余等辦理登記事，隨即填給各人身分證 (Identification Card) 一紙又購物券 (Ration Book) 一冊。購物券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供購食料之用，第二部分供購衣料皮鞋之用，第三部分則供購果古力及其他糖食之用。除食料之部分因余等寓居旅館應剪給旅館外，購衣券則照章自本年九月迄明年二月五個月間合得二十券，英政府以余等係特客，加給特種衣券人各一百。衣券之效用，則男子衣服全套需二十六至二十九券，鞋一雙需九券。

十一時三刻本團全體團員由顧大使導往英國王宮簽名致敬。本日係星期六，下午英政府不辦公，明日星期亦然。英政府以本團團員長途飛行，有需休息，故將訪問程序規定從六日星期一開始。

午十二時半至距城約二十英里之 *Mot. Park*，赴金大使之宴。三時返城，赴顧大使茶會，晤僑民及學生甚多。黃任老之子大能新近抵英實習，亦在此相見。據稱在印度候船甚久，故由國內抵此，需時半年，船行仍遵戰前航線，並無危險。晚赴錢大使之宴。

五日

本日係星期；此間勞工神聖，旅館侍役輪班休息；加以戰時人力動員澈底，侍役無多，在星

期日幾無法役使之。余平素味爽即起，今日候至十時始得晨餐，亦足紀念之一小事也。午前爲明日接見各報記者事，同人討論不厭求詳，卒決采自由談話式，分別作不正式之交談。

午赴郭次長之宴於新探花樓。歸途與葉公超、溫源寧赴海德公園 (Hyde Park)，聽露天的政客演講，演講者各黨皆有，當然以反政府者居多數。演詞雖盡情反對政府，警察旁立諦聽，以無妨礙治安之舉動，絕不干涉。英政府目光遠大，使人民在法律範圍內有發抒意見之機會，藉以穩定國家，殊可佩。其政治學者恆謂數百年來，英國政府之更替無不出以和平手段，即因人民能自由批評政府，能自由討論政治，同時政府黨亦得自由爲政府辯護；最後則人民有權選舉其所欲選之人以組織政府，而其所反對之政府自不得不依法引退，故從無發生暴力之舉云。又沿途見中年以下之婦女幾無一不衣制服，足見其動員之普遍。英國婦女在十九至三十歲之間亦有服補助兵役之義務，然已婚者免，已定婚而其未婚夫服役者亦免；又如未婚夫在空軍服役，則該女子得佩半鷹式之徽章，以示榮寵。查戰時英國婦女爲國家服務者極衆，除在工廠作工者七百餘萬人外，其爲軍隊及公共事業服務亦甚多，因是產生種種之名稱，列舉如左：

(一) W. R. N. P. (通稱 *Wrens*) 即 (Women's Royal Navy Service) 婦女王家海軍服務團。

- (一) A. T. G. R. Auxiliary Territorial Service) 補助國防隊。
 - (二) W. A. A. F. 即 Women's Auxiliary Air Force) 婦女空軍補助隊。
 - (三) A. T. V. 即 (Air Transport Auxiliary) 空中運輸補助隊。
 - (四) M. T. C. 即 Mechanised Transport Corps) 機械運輸隊。
 - (五) W. I. A. 即 Women's Land Army) 婦女士地服務隊。
 - (六) W. V. S. 即 Women's Voluntary Service) 婦女志願服務團。
- 晚由梁黎立招待便飯，飯畢赴葉公超寓所長談英國近狀及訪問程序實施情形。公超獨居公寓之一層，而不用一僕，任何事皆自己動手，日間出外辦公，即以待洗之衣服置門外，聽洗衣人自取；此間動員澈底，此等事固常見也。

六日

訪問程序開始。午前在克拉列治旅館大廳接見各報記者，個別談話。與余談者多至八九人，對出版教育文化實業勞工種種問題多有詢問。有女記者笑詢余是否為某報所載團員中初次改穿西服之一人。余告以前度環游世界，係在十三四年前，沿途皆穿西服，惟一人國門即拋棄西裝，與棄西餐而恢復中餐正同。余認為中服平時最舒適，今則工作時有中山裝，其便利遠勝西服。戰時英國衣服已盛行所謂「實用」(Utility)式，減少袖鈕及不必要之袋等，顧余不解領帶奚尚未取消也。相與一笑。又有詢中國戰時生活者，余舉本人之例示之，謂戰前余

固有車階級，今到重慶使盡量使用自有之口號車（指兩脚而言），以汗代油，最為節約。聞者頗興奮。

午由顧大使宴請英國副首相阿特里（O. R. Atlee），上議院議長西門勳爵（Lord Simon）下議院議長布朗上校（Sir John Simon）及一部分閣員議員與同人首次會見。阿特里出身牛津大學，曾任律師及倫敦經濟學院講師，又嘗從軍，任職少校。一九二二年當選勞工黨國會議員。第二次工黨內閣曾任閣員，一九四二年起任今職。四三年兼樞密院長。人極誠懇，富書生本色。西門亦出身牛津大學，曾任律師，頗著名，善辭令，年七十而精幹。一九〇六年當選自由黨國會議員，一九一三年以總檢察長地位加入內閣。嗣歷任內政外交財政部長等職。一九四〇年起任今職。布朗出身劍橋大學，曾任騎兵侍衛，授上校軍職。一九一八年當選保守黨國會議員。一九四三年起任今職。人極篤樸，有軍人之風。余與阿特里隔坐，相談甚洽。前訪華團團員泰菲亞勳爵（Lord Teylors）偶言曾參觀灌縣古代水利工程及竹橋，余順舉修此竹橋之故事語阿氏，大為感動，謂我國人之犧牲精神可由此表現。

下午三時本團團員赴外交部，訪閣員代理部務之羅氏（R. Ross）及政務次長霍爾（Sir Orge Hall）氏等。羅氏出身牛津大學，年甫四十二，嘗充英美兩國新聞記者。一九三一年當選統一黨國會議員，嗣先後曾任陸軍外交部次長。一九四三年升任閣員。霍爾氏自言係礦工出身，在煤礦工作多年，直至一九二二年當選工黨議員前三星期始離礦坑之工作。嗣先

後任海軍部及殖民部次長。一九四三年起任今職。

七日

午前十一時本團團員赴下議院旁聽。余等所處席位爲英國王族所處。聞英王不能出席下院，已四百年於茲。英王后王子等得以非正式資格出席旁聽。午前議程爲政府對議員詢問之答覆，所詢各件先期提出付印，由閣員或政務次長（在英國稱爲議院次長，以其得出席議院之故）口頭答復。如答復不滿意，得由原詢問者或其他議員繼續詢問。

午一時由上下兩院議長招待同人在院內餐室用膳。余詢下院議長以下院議員七百餘人，開會時有無法定人數之規定，據稱祇需有四十人出席卽合法定人數。及詢上院法定人數，則上院議長答稱僅需三人。然法定人數規定雖低，以英人責任心綦重，平時固斷不至僅足法定人數，而遇緊急事件，更有議場大滿之概。

午餐畢，由前訪華團員泰菲亞勳爵及勞森、衛德波三氏導往全院參觀，目擊一九四一年德機炸燬下院議場真相。下院被炸後，遂假上院原有議場集會，而上院則遷至王家畫院（Royal Gallery）內之一室，擴充議場。余等由泰菲亞勳爵之介，入該院之外交團席位旁聽。一時返下院旁聽辯論，議員往往入發言而表贊同者，輒用『聽！聽！』（Hear! Hear!）字樣以示意。一時Hear! Hear!之聲浪遍布議場。

四時半議會休息，兩院議員羣集院內休息室舉行茶會歡迎本團。出席者幾占當日上下兩院出

席議員之全部。由上院議長西門勳爵及下院議長布朗上校先後致歡迎詞，均對我國英勇抗戰表示同情與敬佩。本團由余致答詞，首對英國國會爲世界民主政治之搖籃致敬意，繼對英下議院與一九四一年英國各地受轟炸表同情，中贊揚英國國會訪華團對兩國友誼增進之成績，旋略述我國對憲政統一及新建設種種之努力，末期望同受侵略者壓迫與同愛和平民治之中英兩國，不僅在戰時共同努力打倒侵略者，並於戰後共同努力建設世界之和平與民治。雙方演詞均由英國廣播公司收音廣播。

晚八時半赴外交部宴會，因部長艾登公出未返，由代理部務之羅氏主席，在座有閣員議員二十三人。余與其農業漁業部長赫德森氏（Robert Stewart Nicolson）談及戰時英國農業，據稱戰前英國本土之農產食料僅能自給百分之四十，現藉種種增產方法，已能自給百分之七十，除耕地已較戰前增百分之五十以上外，每英畝所產之小麥亦較戰前有進步。美國每英畝土地年產小麥平均不及十五蒲色耳（Bushels），英國在戰前則平均能產三十三蒲色耳，去年（一九四二）成績尙好之農民每英畝已能產四十蒲色耳，許多成績較佳者能產五十蒲色耳，而特出之農民且能產八十蒲色耳以上。查英國農業增產辦法甚多，尙有業餘耕作辦法，由公司工廠以其餘地劃爲小段，分配於其所雇職工，俾以餘暇從事作業，目前此項餘暇作業之地多至一百七十餘萬段，此外尙有三百萬之私人花園，亦盡量爲勝利而從事於農產，每年因此增產之蔬菜價值，多至一千五百萬鎊，其對經濟之補助，猶其小焉者，較大之關係則一方面可補充

食料，他方面可減少航運之量也。

席間又晤內政與公安部長莫里遜 (Harbour Morrison)，與談戰時英國報界，據謂按國防條例內政部長對於違反作戰之報紙有制裁之權。然彼對此特權極鮮行使。祇有一次因每日工作者 (Daily Worker) (共產黨機關報) 雖於戰事初期對反德之戰表示贊助，然不久即變更態度，痛詆此次作戰為帝國主義之戰。該部以其影響作戰精神，迭加勸告，不聽，不得已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依國防條例所授特權勒令停刊，其後德國攻蘇，該報編輯部始恍然於英國作戰非出自帝國主義，其態度遂變。內政部因於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解禁，該報遂於同年九月七日復刊云。

莫氏係工黨重要領袖，人甚能幹。僅受小學教育，幼為送信童，稍長任商店助手及電話公司接線員，嗣又充報紙推銷員及印刷廠旅行營業員。一九二〇年當選為赫克尼市市長。一九二三年當選工黨國會議員。一九二九至三十一年間任工黨主席。其後迭任運輸部及供應部長，一九四〇年起任今職。

八日

閱報知常德失守，甚為焦灼。吾人出國，關心國事實遠過於家事也。下午三時拜會倫敦市市長，承備茶點款待。英人重自治，尤重習慣，國家軍隊通過倫敦市區須先得市長之允許，數百年來市長固無一次不允許，然中央政府亦無一次不循例請求其允許也。

下午六時由外交部代理部務及部長艾登之夫人茶會招待，到者三四百人，皆政府國會及朝野名流。晚八時由英國國會中之中英委員會 (Anglo-Chinese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招宴。該會係由英國國會訪華團回國後所發起組織，有會員數十人，其主席即訪華團員之勞森氏。

九日

午前余開始向書店選購書籍。由於戰時紙張管制，許多書籍無法重版，整套之書極難訪購齊全；戰時新版書籍字體縮小，行格加密，天地頭亦減短；同樣大小之一面書，戰時版較戰前版所排字數平均約增百分之七十，與余自民國二十七年爲商務印書館創刊戰時版每面字數平均可增百分之百者不謀而合。余兩年以來，在渝無法購新刊之外國文書籍。今晨真有過屠門而大嚼之概。

午赴顧大使之宴，與我國有關之文化實業各團體主持人相晤。在坐者有中國協會會長甘納 (W. B. Kennet)，福中公司董事長 C. R. Worthington 將軍，合作總社社長 William Bradshaw 爵士及英駐華大使薛穆爵士等。甘納氏曾在上海充律師有年，語余願明瞭中國新法律，俾戰後中國協會會員欲返中國經營工商業者可資顧問云。晚顧大使約余及關心實業之一二團員與英國若干實業家敘餐，交換意見。

十日

午前往倫敦最大之舊書店 Foyle 購書，該店收羅至豐，售價亦至廉，十餘年前余來英，曾在此盤桓多日，爲東方圖書館購得專門雜誌全套者多種，如 Philosophical Review, (China Repository) 等，又古版書及手鈔本亦不少。一八二八之役，悉爲日敵縱火焚燬。此次重來，則藏書雖亦甚多，惟精要及整套者頗缺乏。即日僅購得數種，隨索取目錄全份計二十餘冊，得暇當就其中選出擬購者。

晚由顧大使招待，與英國名教授作家拉士基教授 (Prof. Laski) 及 Mr. Kingsley Martin, Miss Dorothy Woodman 等餐敘，交換意見，深夜始散。

十一日

午前訪新建設部部長烏爾頓勳爵 (Lord Woolton)。烏氏出身孟齊斯達大學，向從事實業，任 Lewis 百貨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又兼許多公司銀行董事總經理等職。戰事發生後，政府擢任供應部設備及儲藏會議督辦，旋授男爵。一九四〇年以無黨之身出任食料部部長，調劑民食，成績卓著。現兼任最近成立之新建設部部長，計劃戰後之重新建設。據稱英國房屋問題，戰後最爲嚴重。戰時房屋被敵機炸燬者極多，新建築又以節約物力，限制極嚴；幸壯年男女大多數服兵役工役，寄居公家房屋，而公家房屋除簡單的新建築僅能供短期使用外，餘則徵用巨室之餘屋，此在戰時固勉能應付，戰後復員，婦女尤大多數返於家庭，則房屋之需要，殊爲嚴重。氏之意見，今後建築須爲計劃的，故不可不於戰時詳加研究，戰後即

可立時進行。氏復語余，彼未加入任何政黨，完全以超然之身為國服務，戰後當仍服務實業，以遂初志。余意英政府在戰時用人不限資格，不分黨派，故如烏氏者在他國或僅視為工商界人物，未必肯令其一躍而居閣席，即英國平時注重政黨政治，凡不經由政黨進身者鮮能任政務官，今於烏氏特為破例。而烏氏亦終能以在工商界之心得與經驗，推及其新膺之政務，而克收大效焉。英國現內閣中出身於實業界者，尚有生產部部長李特登 (Oliver Lyttelton)，上次大戰至此次大戰間任不列顛金屬公司總經理；比華布洛 (Lord Beaverbrook) 向充股票商人及公司董事；李薩士 (Lord Lothians) 係航業家，曾任航運及其他實業公司十餘家之董事或董事長；和麥黎 (Sir Walter James Monckton) 向營家具製造業。

晚由顧大使招待，與英國名作家韋爾斯 (H. G. Wells) 及科學家赫斯黎教授 (Prof. J. J. Thomson)，漢學家魏黎 (Arthur Waley)，文學家比里士黎 (Priestley) 等餐敘，交換意見。除韋爾斯氏以七十八之高年，十時後先退席外，餘皆交談至夜深始散。韋氏學識淵博，見解公允，晤談後，視平日心儀，尤足敬佩，較其他名人晤談後轉不如相見前之可佩者有別。握別時韋氏堅邀余得便過彼作長日之談，並謂頗欲著一中國史，惟資料缺乏，倘余能久留英，則極願與余合作云。其意固可感，然短期作客，日無暇晷，即續談恐亦不易支配時間也。

十二日

下午三時赴華僑各團體歡迎會，本團團員各有簡單演說，大旨說明國內努力奮鬪情形，並表

示國人對僑胞之敬佩與期望。余強調稱，我國目前幸列四強之一，然為求名實相符，國內外同胞尚須加倍努力。本團此來備受英國朝野優禮，實為國內數百萬人之血與數千萬人之汗所賜。足見努力不致落空，而不努力亦斷難僥幸。抵英雖不滿十日，目擊英國全民之努力較我國實遠過之，急起直追，不能不期望於國內外之全體同胞也。

途中余閉車門未妥，竟有途人代為緊閉；英人之公益精神，殊可佩也。又余等所乘車首懸國旗，途中英國軍人咸表敬禮，其訓練尤足敬佩。

十三日

午前余赴英國總工會，訪其總幹事薛特連爵士(Sir Walter Citrine)，代表我國勞動協會及重慶市總工會等團體面交致敬之函，略談我國勞工情形，並借攝一影，以誌紀念。薛氏自一九一四年起任電氣業工會秘書，迄今三十年連任各種工會負責人，曾遊美蘇及芬蘭，並任英蘇工會委員會英國代表，有著作數種行世。

午間由倫敦市市長邀宴，在座朝野名流數十人。倫敦市市長夙為富有資財者所擔任，因是多屬工商界領袖；蓋市長係名譽職，每年須以鉅額之私財供酌應，然任滿輒由英王授以勳爵或爵士，故富有者亦樂於膺選。倫敦市不僅為英國首都，且同時有九國之政府設於其中，即比利時、捷克、戰鬪法國、希臘、盧森堡、荷蘭、挪威、波蘭及南斯拉夫。現在駐紮於倫敦及其附近者，除上述九國流亡政府之軍隊外，尚有美國及澳大利、加拿大、紐西倫、印度及南

非之軍隊；此十四單位之軍隊，各分爲海、陸、空軍，間亦加入婦女服務隊，故途中常見有形形色色之軍服。

下午三時因外交部長艾登新返國，本團團員特往拜訪。旋折赴宣傳部訪其部長巴勒謹氏（Clinton Balfour）。巴氏出身雪尼等學校，曾任銀行雜誌編輯，經濟學人社總經理等職，一九二九年當選爲保守黨議員，一九四〇年任邱吉爾首相之私人祕書，一九四一年起任今職。余因與素識之阿斯脫勳爵（Lord Astor）有約，先返旅館，則阿氏已至，因偕赴其寓所茶敘。阿氏自駕一小汽車，此卽由於節約汽油與人力之故，全英國莫不如是。且有許多部長因不能自駕汽車，徒行或乘公共汽車或地下車者。阿氏係男爵，其所居房屋頗鉅，然入門須自以鑰匙啓扃，備茶點亦自行動手，卽以其寓所祇雇年逾六十之女僕一人，日間適患病，故一切自任其勞役也。舊雨重逢，暢談時許，始興辭。晚七時由教育部長勃特拉（Richard Butler）代表英政府公宴本團團員，因明日同人將赴外省參觀，小別亦爲祖餞也。勃特拉氏出身劍橋大學，曾任該大學基督學院研究員，一九二九年當選保守黨國會議員，嗣迭任印度事務部、勞工部、外交部等次長之職，一九四一年起任今職。今晚在坐者英國方面十餘人皆與教育文化有關，如英國王家學會會長，牛津大學副校長等是。

十四日

赴英國西部各省參觀。本團團員及祕書分爲甲乙兩組；甲組爲王雪艇、杭立武、李維果三

君，由外交部代表一人偕行；乙組即余與胡政之、溫源寧兩君，由宣傳部代表一人偕行。其招待程序在倫敦時由外交部主持，在外省時改由宣傳部主持。

晨八時半自旅館赴車站，九時五分開車，十二時抵 Bristol，以羅馬時代所建偉大之浴池得名。甲組即於此下車。越十五分鐘，抵勃列士拖爾 (Bristol) 站，余等三人下車，由宣傳部駐此地代表來迎，即偕赴飛機公司 (Aircraft Co.) 參觀。該地在英倫之西南，其海口與美洲交通最早，係工商業要地；沿途敗瓦墳垣，滿目皆是，且見有接連街道數條之房屋盡毀者，足見兩年前被德機轟炸之慘。抵該廠，由董事長及總經理出而接待。先進午餐。席間談話中，知該公司雇用職工多至三萬五千人，以自戰前之小規模擴充，無法集中一地，且為避免空襲損失過重，亦有疏散各地之必要；故今日參觀者僅為該公司工廠之一。膳後，導往各工場參觀，所得印象，約略如左：

(一) 所雇女工甚多，某工場占百分之七十，某工場占百分之五十，最後所見之一工場，因係製造引擎，工作較其他工場吃力，需用技術亦較高，所用女工遂較少。

(二) 某部分之工作較危險而費力，由兩女工分任，導觀之副廠長請余致辭鼓勵，余勉以數語，大為興奮。

(三) 有傷兵四人全盲，經三月之訓練，能在廠中以手代目任檢驗出品之工作，余亦致辭獎勵之。

(四) 檢驗材料及製品標準至爲認真，在製造引擎部份檢驗人數對工作人數，爲一與六之比。

(五) 該廠每星期製成之飛機正常爲二十五架，是全年在千架以上；由此推想，全國一年間之飛機產量，殊足驚人。

(六) 該廠工資除按時給酬外，更采獎金制，對產量超過工作標準者各給獎金。

(七) 該廠食堂設備甚好，工人膳食甚佳，視大旅館所供應者無不及。

四時許由工廠赴當地之 Royal Hotel，與本團甲組同人復合，偕赴市政府歡迎會。先由市長在客室接見，在坐有新聞記者數人，紛詢余等日來感想；余等略爲答復，即偕市長赴市政府大堂，參與茶會。大堂無天花板，瓦蓋顯露，與我國舊式建築相若。來賓六七十人，故友 Southill 教授之女何斯爵士夫人 (Lady Hosié) 亦在坐。茶點後，市長邀本團團員同登講台，由市長致歡迎詞後，余代表本團致答詞，大意謂頃在本市沿途所見敵機轟炸之慘狀，正與我國重慶無異，然本市人士精神奮發，亦與重慶正同。中英兩國人民均有一時期彼此單獨作戰，情勢危險，然日德兩敵國縱能破壞我兩國之物質，不能絲毫影響兩國人民之精神，實即破壞愈甚，精神愈堅，故能愈戰愈強。兩國處境相同，兩國人民之精神亦同，故卒進而爲同盟之國，並肩作戰，深信勝利已在望，惟我人不僅以獲得勝利爲滿足，尤當以獲得永久和平爲目標。中英兩國人民夙愛和平，戰後維持世界和平之責，匪異人之任云云。

茶會畢，由市長邀赴戲院觀名作家比里士黎新編劇本「沙漠大路」之表演。演員皆係軍人。比氏日前在倫敦顧大使招待會上曾與余等詳談，今夕親來導演，復與余等相晤。英陸軍部長克里格爵士 (Sir James Clibber) 以此劇為軍人所表演，亦自倫敦趕來參觀。閉幕時，比氏在舞台上致詞，並對本團表示歡迎謂：今晚得擁有最古的智慧與無畏的勇氣之中國的代表光臨，編劇者實引為榮幸云。

英國戰時戲院與平時不同之處，一為上等坐客，皆不穿晚禮服；二為演戲時間提早，大都自下午六時半開始，俾演畢回家晚餐，此即由於燈火管制並有許多觀眾須於夜間擔任義務防火工作之故。

今日之晚餐，係於演劇完畢十時以後，在英國廣播公司事務所由宣傳部駐此之代表邀請。所備肴饌特豐，調製亦佳，詢之，知係臨時盡義務之某女士所主持，其人匿餐室之屏風後，經主人介紹始出而一。又侍候餐桌之少女亦皆臨時盡義務者。

余等抵此地以來，往返接送之汽車皆由車主盡義務，同人中所乘之一車，係六十歲以上之老婦所駕駛，送同人至戲院後，自己並不入院觀劇，僅詢門警何時演畢，俾以車來送。

今日自味爽起床，收拾行裝，全天無片刻休息，迄午夜十二時許始得赴旅館住宿，然精神興奮。不覺絲毫之疲倦也。

晨五時起床，余仍以鬧鐘自任，分赴各室喚醒本團同人，準備一切，即於八時出發，循公路車行。司機係一青年女子亦即以自備車而盡義務者，清晨嚴寒之際而遠道接送異國之人，雖其政府有此規定，然觀其欣然擔任，無半點不擇，且沿途自動以風景古跡語余等，其情意實至可感也。

十時許抵卡地夫（Cardiff），逕赴市政府。市內道路清潔，建築雄偉，不愧為威爾士之首府也。市長以茶點款待後，余等仍分甲乙組出發參觀，余與政之、源寧參觀船塢。此為歐洲最大之煤產輸出地，今則變為海外食料之輸入口岸及一切貨物之轉口地。塢占地一千英畝，可容深水艦二十四艘，其他船艦數十艘，現利用冷藏庫為輸入肉類之儲倉。

午間至 Hotel Newport，赴此地巨富及報界大王 Sir Robert Wehber 之宴。宴畢赴 Ordnance 軍械廠參觀。該廠於三十餘年前創業，原製珞瑯器。第一次歐戰時改製彈壳，此次大戰發生續為大規模之擴充。最近分設工廠十六所，雇用工人一萬二千，余等僅觀其中三廠。設備皆采連鎖式。所用女工特多，除熔鐵部份外，女工竟占百分之八十。余見女工對於極費氣力之工作，亦能擔任；廠主語余，女工效率且勝於男工。

今日午餐席上晤英國供應部駐此地分處主任，詢及工廠改進效率辦法，知該部對其主管供應之製品向各工廠委託製造，生產部則於該部及飛機製造部或海軍部等有需委託造貨之機關中，負折衷調協之責。勞工部則負調整人力之責。供應部或其他委託造貨之部對於受委託造

貨之工廠，兼負研究其效率之責；於廠中陳舊之機器，則爲設法置換；於過賸之機器，則移供他廠之用；於其工人之工作不力，則報告勞工部或爲調換適宜之工作，或調服兵役，或另加訓練。

晚間兩組會合赴區長官 Sir Bruce 之宴，該長官即前英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布魯斯將軍之父。

十六日

晨八時乘火車赴伯明罕 (Birmingham)，十二時半到達，即赴市政府午膳。二時分組參觀；余與政之、源寧赴伯明罕大學，參觀醫學、美術及化學三院。醫學院之解剖室陳列屍體二十具，除頭部悉蒙以油布外。肌肉畢露，操刀者如宰割牛肉，因設備優良，毫無臭味。嗣觀陳列室，見有兩副骨骼，下附死者生前照片，爲老夫婦。據照片下之說明，知其遺囑以屍體贈醫院解剖，並以遺產盡贈該院，可佩也。又見有巨人骨骼。高於余約一倍；此係女性，甫三十五歲即死，據剖驗結果，設未死，尙能繼續加高。

旁晚赴此間大學海外學生部茶會，副校長及師生多人皆出席，在此晤我國留學生二人及工廠實習生四人。

晚赴不列顛協會 (British Council) 分會之宴，在坐多爲大學教職員及工商界領袖。有某鋼鐵公司總經理因戰前曾與商務印書館有一度交易，待以其出品之小刀一具贈余，余受而謝之；

旁立之一客語余，英國習慣受人遺贈利器者應以一銅錢相酬，視同購買，否則有割斷交情之虞。余試以銅幣相報贈刀者，果接受，因思我國亦有此迷信，余平素破除迷信，不料在科學昌明之英國亦有此習，而上流社會保守不變，蓋英人習性對無礙實用之舊俗概予保守也。席間主席致詞後，余致答詞，並引此事爲中英習性相同之一例。

十七日

八時許由伯明罕乘汽車赴加文特里 (Coventry)，該地係歷史悠久之古城，平時以汽車及腳踏車工業著稱。車行約一小時即達，逕赴市政府，受市長歡迎，致詞後，由余答詞。因此地受德機轟炸最慘重，全城被燬約四分之一，市政府已擬有戰後重新建築之計劃，於會議室中陳列計劃圖及模型，承市長及工務局長詳爲說明。旋偕赴市政府附近六百年前建築之古教堂參觀。教堂已全燬於德機，惟高聳三百五十尺之塔尙巍然獨存。

嗣分組參觀。余等三人赴 Alfred Herbert 機器廠參觀後，由該廠招待午餐。並邀我國派來該廠之實習生二人相陪，一朱姓，浙大畢業，一楊姓，中大畢業。據言在此實習甚切實，一切均須動手，與普通工人及英國學徒無異，惟英學徒於小學或中學畢業後，入廠習藝五年，習藝時，並補習功課。我國大學畢業生來此實習，僅需兩年，無庸上課，兩年間輪流在各部份工作，最後則調至繪圖部工作，可漸知全部計劃。

該廠利用一種特別儀器，可將製成之鋼鐵工具計算其準確程度至一英寸三百萬分之一；因有

此高度之準確性，故製造軍械效用極大。

歸途赴卡布黎 (Cadhury) 果古力公司，參觀其工廠及所創辦之邦菲爾 (Bonville) 新村。村係該公司已故董事長卡布黎氏所創辦，初僅供公司職工之住宿，就公司逐年分派各職工紅利中提存之部份，並由公司墊款若干，代為建築。新村成立後，組織董事會，由卡布黎氏兼任董事長，辦理一切有關之福利事業，如學校醫院教堂體育場等。其後並將新村開放於外界，故在伯里罕服務之人多有以其家眷安頓於此者。今有房屋千餘所，蔚為相當規模之鄉鎮矣。現任新村董事長為已故卡布黎氏之夫人，年已八十有四，尚強健；每日巡視村中學校醫院等，尤以對於小學生及教員無一不認識，且甚親切。余等參觀新村時，由老夫人陪同前往，見學生輒能指其名悉其家庭，諸兒童亦莫不視之如祖母。彼笑謂余等，渠有兒孫不下千人，蓋指小學生而言也。余等參觀小學時，適上地理課，源寧詢一年約十一二歲之學生以中國首都為何，其答案為「日本」；此固不能謂一般小學生之常識如是，惟英國學校向來對東方不甚注意，可於此見之。新村參觀畢，即赴工廠；老夫人仍欲相伴，余等以其高年婉謝之。因留董事室相候，而由其姪，即現任公司代總經理者相伴。工廠設備極度機械化，連鎖組織尤為顯著，其製造過程之銜接與速度之高，僅能以十餘年前余在美國參觀之福特工廠比擬之。在製造中有一種特殊之果古力，含有若干種維他命在內，據該廠主持者見告，係準備第二戰場開關，在歐洲解放許多淪陷於德國之民族時，因此種被壓迫民族之兒童營養不足，亟須補養之

食品，故以此等特製果古力大量捐贈之。余等承以此種特殊果古力相餉，經即嘗試，所含糖分似較平常略少，餘無異味。及參觀貨棧時，見已製成之此類特殊果古力，有如山積，英人之遠謀，實有足多者。參觀畢，返董事室茶會，則老夫人尚留待也。

是晚仍返伯明罕，留宿一宵。

十八日

午前九時乘汽車赴司杜克 (Stoke)，司機係一青年婦女，以自備車應政府徵召服務。余坐司機旁，與接談。知其政府組織應徵車隊，凡有汽車而願服務者，皆向政府登記，登記後，政府按本人之必需，准其按期購買若干汽油，遇必要時，應以車輛應政府徵召服務，如為軍隊運輸，或招待外賓等。該婦鄉居，有幼兒二人，須入城購買幼兒所需之物，政府衡其需要，每月准購汽油二加侖，至因公應徵則除汽油由政府供給外，並按車行程途之遠近酌償其輪胎之損壞。據該婦言，其夫在曼齊斯達軍隊中服務，通常每半年得請假回家，相聚數日，今日彼驅車送吾人至司杜克後，即改乘火車往曼齊斯達一晤其夫，此行可為友邦代表服務，又可趁便省視其夫，私心至為愉快云。途經某地，見路旁排列汽車極夥，車行約三四分鐘，始經過完畢，以每小時車行速度四十英里計，則此項車輛之排列地點約長二英里，其排列深度則平均為三輛，由此推算，該地所堆存之車輛不下六千，聞皆供第二戰場之需要云。十二時抵司杜克附近之女工福利中心區，係軍械廠附設之女工宿舍，備有教育娛樂各種事業，忽忽參觀

一過，即趕赴司克杜。此爲英國磁器工業之要地，製磁廠甚多，所產占英全國產量百分之九十以上。戰時限制磁器生產，節省消費，以其餘力改製軍需，故磁廠多數改業，最著名之 Wedgewood 磁廠，所產磁器在英國最爲精美者現亦改業。余等至此，由當地國會議員 霍倫斯 (Hollans) 及教育局長邀請午餐。霍氏屬工黨，出身磁器工廠，由學徒而爲工人，先後二三十年，當選國會議員亦十餘年於茲，對地方教育事業極努力。餐後，主席致歡迎詞，余之答辭中有此刻恍如身履祖國之語，蓋以英人稱磁器爲 China 故也。旋驅車至火車站，順道入當地博物院參觀，其中陳列磁器最多，我國名磁亦不少，惟珍貴者因避空襲已移存安全地點。三時頃，余等自車站啓行，六時許抵利物普爾 (Liverpool)。該地爲英國第三大城，第二大口岸，亦即世界最重要之棉業市場，船塢船廠均甚廣大；戰前人口八十餘萬。抵車站我國駐此羅領事及英政府代表數人來迎，晚七時赴市政府之宴。

十九日

十一時許赴當地各華僑團體聯合歡迎會，此間常住有華僑四百人左右，海員則往來不定，最多時超過二千之數。今日到會者約五六百人，爲出國以來所見國人最多之地。余演說時力言國內禁止烟賭之成績，勉華僑以自覺自重，因聞華僑尙有耽於舊染者，故爲坦白之忠告。十二時參觀國民黨支部及海員公會。海員公會中對正當娛樂及補習教育，頗知注意，其主持會務之總幹事爲閩人鄭某，曾畢業於劍橋大學法律系，並有留粵傳教多年之，陳恩澤氏（英人

而用中國名）相助。陳氏操粵語甚純熟。余等參觀後，對海員多勉勵，並捐英金一百鎊以補助其事業。下午一時由羅領事宴請與當地領袖相晤，旋參觀當地圖書館，並赴中英友誼會茶會。晚間赴利物普爾大學之宴。

二十日

九時半參觀船塢。此間船塢之大，爲歐洲冠；此岸自南至北長七英里，彼岸則長三英里；兩岸可由河底隧道通達，全塢同時可停船舶四百艘以上。旋登海軍部駐此之驅逐艦一艘，參觀其內部甚詳。午由海軍部辦事處招宴。

午後分組參觀。余之一組由飛機製造部政務次長 Mr. Boyd 陪同參觀該部特約製造之 *Mathie Telephone and Electric Co.*。晚間兩組會合，赴當地報界之宴。當地報界巨頭 *Jenkins* 氏，詢余日本敗後，盡返歷年侵占之土地，其過剩之人口將何以自存。余告以此爲日人之歪曲宣傳，實卽日本原爲漁業及農業國，漁業儘有發展餘地，農業則其本土之九州一帶多未墾闢，亦足資發展。觀於日人強占東四省後，移殖於各該地之人不多，足證其目的不在維持過剩人口之生計，乃在利用其資源以圖獨霸。卽退一步言，認其人口不無過剩，非本土所能供給，然如我國人之移殖世界各地，主客均能相安，日本若能如此，則世界之大何處不可相容？此君極以余言爲然。

二十一日

午前九時半，自利物普爾乘火車赴曼齊斯達（Manchester）。此為英國第四大城，戰前人口七十餘萬，係棉工業之中心。於毛織化學及機器工等，亦甚著名。越一小時即達，我國在此設有副領館，僅駐副領事一人。十二時半赴市政府之宴，市長致詞後，由余答詞。下午分組參觀。余之一組參觀 Metropolitan Vickers 機器廠。該廠規模甚大，有我國技師四人，皆留英工科畢業，在廠實習有年而升任今職者。又有新自國內來之實習生二人。該廠特設之轟炸機工場原祕不告人，嗣其常務董事與余談甚洽，遂導往參觀；但以余等團員三人為限，隨同前來之路透社記者及宣傳部代表均不得偕行。余等並承導入完成之轟炸機一架，詳觀其內部設備；因此余之衣服均為機上油料沾污。

五時赴當地報界茶會。六時半赴此間中國協會（China Institute），與留學界及熱心我國文化之英人茶敘。晚飯由楊副領事招待，余隔坐為華僑救國會主席余和基氏，久居此地之華僑也。據言抗戰以來英人對華僑日益尊重，即兒童亦改其前此輕視之態。又言其所開設之洗衣店全部被德機炸燬，由英政府資助復業；首次給以英金五十鎊，嗣又迭加補助，與英人遭燬損者不稍歧視。

九時參觀曼齊斯達導報（Manchester Guardian）。該報銷數不甚廣，而勢力頗大，情形與倫敦太晤士相若，英國報界的類別，縱的方面分為階級的與民衆的兩類，橫的方面分為全國性與地方性兩類。倫敦太晤士即屬於階級的全國性者，曼齊斯達導報亦然。蓋其讀者多為上流

社會，與政治外交法律經濟等有重大關係，且不限於一地方，而遍及於全國，故銷數雖不甚多，以能直接影響於各界領袖，因而間接影響於全民，故勢力遠非銷數十倍於此之民衆報所能及也。又該報對我國持論，夙甚公允，早爲我國人所知。

二十二日

午前余獨往當地之中央圖書館參觀。英國圖書館設備分類多采舊式，此其最新式者，藏書七十餘萬冊，皆采美國杜威氏分類法。借書方法亦仿美國國會圖書館，甚爲便捷。該館長知余對圖書館有經驗，於參觀後，堅留長談，交換意見約時許。憶該市市長對余等致歡迎詞時有言，「曼齊斯達今日所思考者，他地或於明日思考之」；可見該市前進精神之一斑。

十二時返旅館應當地市商會之宴，宴畢赴火車站，下午二時一刻啓行返倫敦，因誤點，遲至八時半始到。英國交通向極準時，然戰時因種種關係，火車誤點常有其事。

二十三日

午前十一時曼克利浦斯夫人 (Lady Childs) 主辦之聯合援華會 (United Aid to China Fund) 總事務所，參觀其工作情形，辦事人三四十，皆盡義務，而依時工作，秩序井然，且甚緊張。該會在全國各地有分會四百七十所，常川捐款者不下十萬人，已捐得之款，彼時將及一百萬鎊，爲數固可觀，然其對英國人民普遍宣傳，使發生對我國之好感，尤關重要。其所陳列各種標語中，有「感謝中國」(Thank China) 一條，意義頗深。

午後一時，余與其他團員二人赴銀行界之宴，主席爲匯豐銀行總經理 Morse 氏及麥加利銀行總經理 Cockburn 氏。

四時赴教會及教會教育團體聯合歡迎會，主席爲坎達伯黎主教，致詞後，由余及立武相繼致答詞。余舉孔子忠恕之道，謂恕之定義爲「己所不欲，勿施諸人」，與基督教之主張「己所欲則施諸人」者不謀而合，世人如能澈底奉行此旨，則戰禍可免，此次大戰後，爲維持世界永久或較長久之和平，亦惟有以此義廣布於世界。我國文字，止戈爲武；可知武之目的在維持和平，若武之作用流於黷武，則與目的相違而戰禍所由起，此即不能不望強國之自覺；至於弱國而不修武備，藉武備以止戈，亦爲誘致戰禍之一原因，故又不能不望弱國之自強。在世界未臻大同之境時，全特形式上之保障，如前此國聯所能界與各國者，固不可靠；然若以武力相競，謂惟此爲能維持和平，則無論以可產生人生樂利之力量，盡消費於互相防禦，殊不值得；況互相防禦之結果，必出於互相殘殺，如是周而復始，循環不絕，尙復成何世界。故於止戈爲武之原則下，非極力提倡「己所不欲，勿施諸人」，或「己所欲則施諸人」之義，將無以挽世界之危機；此即孔子之教與基督之教應並肩努力者也。嗣述教會大學對中國之貢獻，謂民國元年蔡子民先生首長教育，招余相助爲理，余爲草大學令，准許私立大學立案，於是教會所設大學首被承認，厥後公立私立大學互相競進，教會大學遂亦成爲重要分子。

晚八時，赴中國運動委員會（China Campaign Committee）之招待，在前牛津大學女學院院長曾來我國之 Margery Fry 女士家中舉行。主席李法斯杜爾勳爵（Lord Tiverton）致詞歡迎後，由余及雪艇、立武各致詞。在坐多係學者作家，左傾之人士頗多，主席即為貴族中之左傾者。有共產黨作家克勒格（Clegg）氏與余長談，頗關心我國戰後國共兩方之摩擦，聞余為無黨分子，願據實相告。余謂我國戰後實行憲政，各黨摩擦之原因消除，則今後我國共產黨之地位殆與英國共產黨或其他政黨無異。彼甚以為然；惟盼我國各黨各派在戰時益加團結，俾得以全力應付法西主義之侵略者。克氏著有關於中國之一書，對我國極表同情，並力主英國加緊援華。又悉中國運動委員會成立甚早，其組織人物多屬前進或左傾分子，當英國對華政策舉棋不定之時，即大聲疾呼要求援華；克利浦斯夫人之聯合援華會規模雖大，實成立較後，而該會亦為聯合援華會發起之一分子也。

二十四日

晨九時余與政之、源寧乘汽車赴劍橋大學英王學院院長家中，作客三日，度耶穌誕節假。十一時到達，院長施柏特（Shepherd）出迓。此君年將七十，未結婚，談吐幽默，性情慈祥，對其學生親切如家人。源寧前留學該院時，施氏任希臘文教授，今相距二十餘年，其對源寧之稱謂仍作『我的親愛學生』。余等因午後書店閉門，明後天復放假，趕借此間留學生數人先往書店購書。余得古本書一，作此行紀念，因前度歐游所得，除為東方圖書館所購者盡燬

於一二人之役外，自己所得之若干種亦陷於滬港，命運如何不可知。此行所購之書籍，以最近出版可供戰時參考者爲限，今日破例購得一可備紀念者。隨又購一關於中國銅器之書，以贈居停主人。

午後一時返寓，應居停主人之宴，在座有教授數人。席間主人致歡迎詞，由余作答。

二時赴該院禮拜堂，參加聖誕節音樂會（Choir）。余等因未備學校禮服（即外國大學畢業時所穿之衣服，劍橋等古式大學，每日晚餐及行禮時，師生一律穿着，未畢業之學生所穿者以帽章及衣綬別之），改穿我國長袍馬褂，寬博之狀，自未嘗到中國之英人視之，幾疑爲我國之學校禮服也。音樂會儀式甚肅穆，排隊緩行，余與院長並肩前行，政之、源寧平行相隨，其他教授學生依次而行。滿堂燃燭，使人生濃厚之宗教感。所奏音樂極佳，余固非知音者，然音樂之欣賞出乎自然，自計生平實罕聆同等之佳調也。

四時半赴院長家中茶會，在坐有大學副校長及市長夫婦等。英國大學校長係名譽職，率由達官貴人兼負其名義。實際主持學校者爲副校長。劍橋等大學括有學院甚多，各院殆等於獨立，大學本部僅爲考試及授與學位之共同機構，其副校長係由各院院長按年輪任。

五時許參觀大學出版部，因已休假停工，僅由主幹獨自導往各部份一觀梗概。據稱大學出版部之主持機關爲出版委員會，委員若干人由該大學校友推舉，由委員會互選一人爲主幹，主持日常行政，而重要出版方針及預算則由委員會決定。

晚七時赴學院食堂聚餐，一律穿學校禮服，余等仍穿我國長袍馬褂；入食堂亦依次排隊，一如今日入教堂之狀。食堂正中橫排長桌一列，爲院長、教授、講師等之席，左旁直排長桌二列，在內者爲校友席，在外者爲研究生席；右旁亦直排長桌二列，在內者爲高年生席，在外者爲低年生席，秩次井然，不得相混。今晚因休假，在校師生人數不多，戰時學生尤少，故由院長特囑師生合坐，一律居正中之一列。餐畢師生同赴吸煙室雜坐閒話。旋赴交誼室，分組閒談及遊戲，有打紙牌者，有說笑話者，師生之間固無拘束，然彼此皆彬彬有禮。至十一時許始散。返抵院長廡，已爲備晚茶，飲茶或咖啡時，閒談約二十分鐘，始互道晚安休息。

二十五日

晨八時赴食堂早膳，早膳時可不穿學校禮服，然余等決定在此三日均穿我國長袍馬褂，故不分晝夜，一律如是。早膳時院長教授及余等均改坐校友席，其他一律照規定，惟正中之桌聽其落空，意者早膳既不穿禮服，則不當坐正中之桌歟？英國食料係定量分配，糖之供應量視戰前所減特多，得者咸珍貴之。除余等係特客無須自備外，各教授咸手携一紙袋，中所盛者糖也。與余等同客施院長家之前伊登中學校長某，所携紙袋破，糖墜地，竟俯拾之。此若年七十，係劍橋校友，數年前甫將伊登校長職退休，現居鄉間，據言每日爲公家伐木盡其義務。

九時後分赴王后 (Queen) 學院，伊曼紐爾 (Emanuel) 學院，及彼得好司 (Peterhouse) 學院參觀。導往者係留此之我國學生，而事前已由英王學院院長接洽者。道經院前草地，學生均不得越過，惟教授可逕越。昨施柏特院長與余等散步時，領余等履草地而過，及遇我國研究生某，招與談話，該生繞道而行，院長囑彼不必拘禮，然仍不敢，由此一事及食堂席次而觀，足證英人對於學術界之階級嚴明，不肯稍紊，其意殆以學術當拾級而登，愈分階級，愈令人努力上進也。伊曼紐爾學院院長本年輪任副校長，由余代我國中央研究院面遞一函。經各院院長導往各該院參觀後，覺英人對有關實用者雖絲毫不肯放過，而與實用無關者卻極力保守舊觀，其例如下：(一)舊房屋極力保存原狀；(二)女王學院之長閣上設一密室，上闔小窗，係中古時代供院長夫人下窺大會堂之用，蓋彼時婦女尚不能入大會堂也；(三)大學特許狀及校印，歷朝國王所知，無不妥慎保存；(四)教育大家伊拉士姆 (Erasmus) 舊日所居之室依然保存原狀，現為一研究員所居。

午一時赴大學漢學教授夏倫 (Prof. Haloun) 之宴。此君係奧人，因反國社黨而離德，對漢學研究頗深，於文字學及滿蒙文均有研究，故英人破例聘為教授。其妻稱彼為「爹爹」，稱一友為「叔叔」，余因介紹時聽不甚清楚，以其夫婦年齡相差甚遠，又聆此稱，幾疑為父女。

今日參觀接談之結果，覺英國大學，尤其是古典式如劍橋、牛津等，特重導師制。學生每星

期須與導師詳談一次，並撰一論文，呈導師評閱。又悉劍橋二十學院中，雖有女學院二，然女生不能得正式學位，畢業時僅由大學授以名譽學位。牛津則已正式授女生以學位。午後三時到約翰學院中我國留學生張君在宿舍招待茶點，其所居室括有臥室、客室、浴室及廚房，儼然一層之房屋，查該校及牛津大學學生宿舍莫不如是，故可在宿舍居室中舉行交際會。是日到者除我國留學生外，尚有該學院院長及教授二三人，師生應酬，有如朋友。晚飯後赴英王學院研究生蕭乾之酒會，與夏倫教授及許多教授助教研究生等相敘。

二十六日

十一時參觀大學本部之圖書館。按劍橋各學院皆有自備之圖書館，但大學本部仍設一圖書館，供各學院公共之用。該館值得注意者數事：（一）藏有雜誌約一萬種；（二）分類亦取十進法，但先後次序與原案不同；（三）藏書一百餘萬冊；（四）中文部藏漢文書籍約六萬冊，中有元朝版本一種，稿本抄本頗多；其中最為參考價值者為一八〇五年至一八六〇年間中英交涉檔案，計有百冊左右，又收藏太平天國所印之書頗多，夏倫教授稱為歐洲各圖書館之冠。午後一時赴三一學院 (Trinity College) 院長著名史學家 Trevelyan 之宴。此君為英國史學大家 Macaulay 之外甥，其父亦名學者，正所謂家學淵源。其名著英列史已由錢端升氏漢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下午四時施柏特院長邀余等茶敘，另約其友人夫婦兩對相陪，至六時始散。七時由施院長在

食堂爲余等餞行，陪客甚多，中有劍橋歷史集之主編者（Fletcher）氏及夏倫教授。夏氏來此年餘，尙未與施院長相見，今特邀爲陪客，卽以余等之故。

總計三日以來，在此作客，初意以爲可稍休息；然居停主人情意至渥，不使余等無片刻不受招待。故除有他約或赴他學院參觀外，無不以其全部時間相陪，自清早至深夜不覺疲乏。其人談吐風生，尤使人樂與爲伍。偶與談及教育，則謂教育目的當以教人做人爲主，技能次之。現在許多國家的大學過重技能方面，彼竊不以爲然。所謂教人做人之方法，一是人格的修養，一是廣博的人文知識。故彼主張卽在純粹的職業教育，亦當兼重此兩事，大學更無論矣。

二十七日

十二時自劍橋乘汽車返倫敦，一時半到達。午後及晚間遍閱日前索得之 Floyle 書目及英國政府印刷局出版官書目錄，備明日分別選購。

二十八日

上下午均在 Floyle 選購書籍，因目錄所開未必全備，且分類頗多淆亂，非自行選取不可；同時又有新收之書爲目錄未載，有待自行選閱，又爲節省往返時間，卽在該書店附近之上海樓中棗館吃午飯。

二十九日

十二時半本團團員在壁景漢宮觀見英王及王后，由顧大使爲同人一一介紹，儀節甚簡，除握手前多一鞠躬外，餘與常人相見無別。余等僅穿所謂半晨禮服，未穿正式禮服。英王及王后與余等立談，態度極和靄親切。首由本團呈遞蔣主席致英王一函。王啓視，見紙張精美，書法整齊，因詢中文之構造，同人謂余爲文字學專家，乃就余詢問，余爲略陳大概。嗣一一與本團同人個別談話，大致詢在英之見聞；王后亦然。最後王表示英國之偉大同盟國所選任可敬而特出的代表能於留英短時期內見聞如許之多，彼至表欣慰。王后則謂聞余等下週赴蘇格蘭參觀；此爲其父母之邦，深信蘇格蘭人好客之素性當能對余等表示熱烈之歡迎云。

午後一時赴我國駐英購料委員會之宴，因副主任及若干委員來賓係英人，故由余答詞時，亦用英語。

晚赴顧大使夫人之宴，除本團同人及少數男賓外，在坐多爲英國貴婦人，亦有美國之富豪婦女數人。其中蒙巴頓將軍之夫人亦在，與余談頗久，極關心中國及遠東戰事，謂英國對日本之打擊不宜緩云。與余隔坐爲美國富豪航業大家某夫人，語余彼目前因缺僕役，頗以爲苦；戰後擬雇用中國僕人四五名。余答以此種日子殆已過去，戰後中國人恐亦如歐美人一樣，多爲公家服務，未必願爲私人服務矣。

三十日

午後一時赴英美烟公司之宴。在坐有英倫銀行總裁 McGowan，於談及戰後工商業情形時，

彼認爲戰後英國對於海外投資及航運等必仍暫由政府統制，此時期或且甚長云。此語出自掌金融樞機者之口，自較一般人不同，固大可思考也。

下午我國宣傳部駐英主任葉公超假余等所寓旅館招待茶會，到者百數十人，言論界及文化界居多數。

三十一日

因日間無應酬，偕留學生王承緒往博物院附近出售有關東方書籍之書店購書，乘地下車及公共汽車往返。在 Proathman 得一元代仿宋畫軸，名堯民擊壤圖，作者王繹，不甚知名，余以所繪人物，神態各不相同，着色亦佳，縱非元畫，亦值得購置，訊其價爲英金二十鎊，尙不過昂。余生平收藏字畫雖不多，然悉隨珍貴藏書陷於滬港，命運殊不可知。姑於此行購此爲紀念。旋詢有無字軸，該店主者不甚記憶，查記錄後謂有一件。搜尋久之，得一破紙捲，展示爲趙文敏所書嵇叔夜絕交書，字跡飛挺，確係文敏手筆，而乾嘉兩代內府藏印及明末梁清標藏印與文敏印章，亦復迫真，雖手邊無可供客觀的考證，十九當非偽品。及詢售價，則該店想因久無過問者，且英人認識繪畫，未必能鑑賞書法，遂漫以五鎊相索，余立即如數償付，如獲至寶，亦此行足資紀念之一事也。歸後展示同人，咸深羨慕。

晚九時，應顧大使夫婦之招，在 Dorchester 旅館公共餐室吃年夜飯，餐室坐客擁擠，熱鬧萬分。聞英人自戰事發生以來，度歲至爲冷靜，今年因勝利在望，特別興奮。

十二時入新歲，坐客咸舉杯相慶，並對素不相識之吾等相慶，十二時半始返旅館。

三十三年

月一日

午十二時赴大使館團拜，華僑畢集。一時本團團員同赴英國廣播公司，個別對國內廣播，人各二分鐘。余之廣播詞大致謂：『吾人離國不覺四十餘日，在此時期最使本人興奮者莫如聞羅會議及常德收復二事。茲當民國三十三年開始，除此對蔣主席致敬意外，並祝我全國軍民以收復常德之同樣精神早日圍達開羅會議各條款之實現。至吾人抵英後所經歷者，除受英國朝野優禮厚遇可爲國人報道外，英國戰時措施在在使吾人十二分敬佩。茲先爲國人略述一二。一則人民衣食所需，分配甚均平，執行甚認真，故作戰數年，而物價增加極微，最足爲我國取法。二則全民動員至爲徹底，男女並無例外。我國前方將士艱苦抗戰，固已博得盟邦好評，然後方動員尙有進一步與更有效進行之必要。此外足資取法者甚多，留待返國詳細報道。』

下午三時本團團員赴中央大會堂，出席倫敦市民歡迎會，到者約二千人。主席爲英國副首相阿特里氏，致歡迎詞畢，先後由王雪艇君及余興源當演講，人各二十分鐘。余之演詞大致謂：『英國人民近年對中國表示之好意，如中國運動委員會所倡導於前，聯合援華會所努力

於後，在在可爲國證。本人最近赴英倫及威爾士各省參觀，與各地人民接觸，益覺此種好意之普遍存在。吾人返國當將此種目擊之英國人民好意傳達於中國人民，深信此行當可增進中國人民對英之好感，正如英國國會訪華團所成就者。此兩大民族日益增進之相互好感，不僅有利於兩國，殆亦有利於全世界。中英兩民族皆勇敢而兼愛好和平，與若干民族勇敢之性輒與好戰相併者大異。此次大戰發生以前英人之極力維持和平，正如中日戰爭以前中國人民之極力容忍以期維持和平一般。當英國迫不得已而從事於抗戰，則英人所表現之英勇行爲，亦與中國於忍無可忍而從事抗日戰爭以來，中國人民所表現者相似。由於中國人民之英勇抗戰，於是百五十萬以上之日本軍隊不得不陷其泥足於中國戰場上。最近常德之收復，正如過去三次之長沙會戰一般，皆可爲中國英勇作戰之明證。中國現有五六百萬曾受訓練之軍隊，無不準備爲國犧牲，祇以缺乏重兵器，致不能如吾等共同之盟邦蘇聯所成就者。世界上惟有英勇之民族能抵抗侵略，亦惟有愛好和平之民族能維持世界和平。尤有進者，中國人民亦正如英國人民之愛好民治。英國民治的憲政已爲舉世所稱道。中國則由專制而過渡於共和爲時雖短，然其民治的理想已發源於二千餘年以前。孟子之強調「民爲貴」，與其對司法獨立之理想，數千年來已深印於人心，故一觸即發，經國父孫先生之闡揚而瀰漫於全民。目前中國政府人民均決定於戰事結束後一年內實施憲政，並已組織憲政實施協進會，籌備其實施。本人以無黨無派之超然分子參與其間，深信中國實施憲政之目的終可達到。世界上亦惟有愛

好民治之人民能維持民治的世界。戰後之世界共同目標在實現一個和平而民治的世界，因此深盼中英兩民族會同美蘇兩盟友合力求達此目標，一如目前之合力打倒其共同之公敵者然。余等演說畢，由泰菲亞勳爵致答謝。

散會後，余偕葉公超乘汽車至英國出版家谷朗士（Gollanz）鄉居度週末。飯後暢談至深夜。谷氏為前進派之出版家，對我國夙具好感，向任中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於中日戰事發生後，即極力主張援華。

日

午前由谷朗士偕往某富人為其第一次大戰死亡之子所建紀念禮拜堂，參觀名畫家 Spencer 所繪壁畫，計作畫費時十年，皆表現反戰之意。然曾幾何時，第二次大戰又起，死亡之慘，且數倍於上次也。

連日在此與谷氏談戰後和平，彼與一般左派作家同歸咎於資本主義，謂自由經濟制度一日尚存在，則競爭終不免，而經濟競爭之結果，即為戰事之起因。並謂此次戰事尚未終了，而第三次大戰之種子已散播云。其言固不免稍偏，然觀於年來英國對戰後世界和平建設之出版物，較一二年前尤少；即與實業家談及此事，亦多存悲觀，可見此次大戰後非澈底努力，恐終久難免戰禍。余遇事夙存樂觀，以為人類不應善忘如此，蓋此次戰禍之慘，幾於人人躬自遭遇。資本家不過為圖私利，然戰禍一起，辛苦所得之私利將化為烏有，且最愛之兒女同遭

如不自強，將爲戰爭之源，其責任僅次於侵略者，故余對於弱國又極盼其能自強，不可倚賴任何國際和平機構之保障，致重蹈覆轍也。

又谷朗士係英籍猶太人，與余談及基督教典之所謂天國必在死後或基督重臨之時，余謂人人期望天國於死後，則不肯於現實世界上努力建一天國，余對基督教旨同甚贊同，獨於此不無異議。谷氏謂此乃羅馬人之解釋錯誤，若據希伯來文之基督教典，天國固可建於斯世，與余意正合云。

傍晚，因公超汽車損壞，改乘火車返倫敦。

三日

午間赴聯合援華會之宴，由克利浦斯夫人主席。下午三時赴英國廣播公司茶會。晚八時赴晤士報參觀。該報因戰時節約紙張，印數自動銳減，故機器停開者甚多。

閱報，謂本年元旦英王授勳命令中有新授男爵之某爵士，年逾七十，有子七人，皆服兵役，中有三人戰死，一人失蹤，女一人亦在婦女軍家務團任事，其老夫人則主持某醫院。全家爲國効力，其榮膺男爵或以此歟？英國動員之澈底而公平，於此可見。

四日

午前購書，所得不少。

午後一時赴英國商會聯合會之宴。由會長 Henry Morgan 氏主席，特請上議院議長西門勳爵致歡迎詞。西門氏余已於顧大使首次歡迎本團時及英國會歡迎本團時兩度聆其致詞，均對我國特別表好感。今日更切實而坦白，一開首即舉詩人 (Theocritus) 之句 (I praise you for it thrice; what I tell you three times is true) (我已說過三次，凡說過三次的定必真確)。中間強調尊重我國並英人願與我國合作之意。末謂上次歐戰時彼之上司愛斯基氏曾對比利時作一極佳之演詞，中有『吾人非至德國藉武力向比國奪得之土地財產盡行歸還原主時，斷不將已拔之劍重納鞘中。』英人卒守此諾言。今者英首相對中國迭次，尤其在開羅會議中，所作之諾言，定必同樣信守云。今日余原備有較長之演詞，為在坐者講述我國戰時工業情形，注重由沿海遷入內地及在內地重建工業所經歷之艱苦。因亦於末段加入數語，針對西門氏之演詞，以中英兩國實業界往往互相恭維，謂彼此一語之然諾即等於契約。余深信夙重然諾之英人，其政治家所言定能與其實業家所言同樣的兌現也。今日演說者，除西門氏及余外，尚有顧大使及泰菲亞勳爵與該會會長，其後該會彙齊各篇演詞刊一小冊。西門氏於九一八日本發難之時當國，嗣並任國聯英國代表，其對我國態度不無遺憾，無可諱言。今大改其態度，就余親聆其三次之演詞，語語出於至誠，君子善變，或亦政治家當有之風度也。

今午英國路透社同時招宴，余因時間衝突，不克分身參加。該社總經理張雪樓 (Stanley King) 氏與余素稔，民國二十三年余組織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時張氏任路透社滬經理，被推為

爲該委員會委員之一，極能熱心贊助。

下午四時半赴中國會 (China Society) 之茶會，出席者多爲教育文化界中人。按英國尙有中
國協會 (China Association) 爲工商界對中國發生關係者所組織，與此會之由教育文化界組
織者有別。

六時赴外交部常務次長賈德幹夫婦之酒會，賈氏嘗任駐華使節。

晚七時半參加所謂「重慶晚餐」 (Chungking Dinner)，由會至重慶之中外人士集合舉行，
席設著名之 Oliver's Store 飯店，該店設備簡陋，而烹飪特佳，藝術界中人多喜光顧，故
壁上遍懸藝術家照片；上流社會非公式之宴會多於此舉行，惟地位迫狹，不易定坐，故三數
十人之宴會須於多日前預定。今晚出席者四五十人，幾占該店之全部，

五日

午前整理所購書，先以一部份託英國宣傳部船運至印度。

午偕源寧赴歷史最久之 Lloyd 船業公司之宴，承以該公司歷史一巨冊贈本團。

下午二時半本團團員赴轟炸機司令部 (Bombers Command) 參觀，由總司令哈利森 (Har-
rison) 爵士親自招待，展示轟炸德國各城市後之空中攝影，並根據此種攝影所製之轟炸圖，
計五十餘之重要城市，盡遭轟炸，幾全燬者如漢堡 (Hamburg) 等，約佔五分之一，半被燬
者約佔三四分之一。漢堡市全面積八千餘英畝，而被燬之部分在六千英畝以上。柏林則彼時

被燬約三分之一，據哈氏言，再繼續投下五萬噸以上之炸彈，則柏林可全燬。晚七時半由顧大使邀新近返國之外交部長艾登氏及多數閣員與本團團員宴會。

六日

午前十時半訪問不列顛協會 (British Council)。此爲半官式之組織，以發展對外文化事業爲主旨。其經費由外交部提出經國會通過撥付，但亦得接受捐款。其主持人爲會長一人，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祕書長一人。主席爲該會之行政領袖，任職時期之長短由外交部長決定。依組織大綱之規定，該會職權由執行委員會行使，而執行委員以三十人爲限，政府中之樞密院長、財政部長、外交部長、自治領部長、殖民部長、蘇格蘭事務部長、教育部長、商務部長、海外貿易署長，各得推舉一人任之。會員係由執行委員會選舉，其職務祇以出席年會及依組織規程召集之特別會議爲限。其工作分爲國內外及教育三方面，而尤重國外方面。查其國外工作約有九項：(1) 成立英國文化中心，此卽所謂英國研究所 (British Institute) 者是；(2) 鼓勵外國或帝國各地新設或已設之親英或英國文化團體；(3) 藉上述各機構鼓勵或創設海外之英國學校；(4) 鼓勵英語及英國學術之研究；(5) 鼓勵外國學校對英國學術之研究；(6) 自海外介紹英語教師或已畢業未畢業大學生來英研究或實習工業；(7) 協助旅外英人與駐在國人士之接觸；(8) 歡迎外人來英考察英國國民生活；(9) 以各種方法使英人之生活與思想各方面爲海外大多數之民衆所認識。關於國內工作，則戰前祇以介紹

外國名人來英參觀及介紹外國學生來英研究爲限，戰時則情形大異，因有許多同盟國政府設在英境，並有許多盟國軍隊及公務人員來英，故其工作在會同政府有關各部爲此類留英外國人士之文化教育或其他便利而服務。關於教育工作，則爲介紹專門教授及英語教員於外國學校，並對在英研究之外國或帝國學生給予補助。

余與其主席 Sir Malcolm Robertson 談中英文化交流後，深覺向來祇有英方以技術書籍捐助我國，似與交流之旨未合，因思英國各圖書館所藏我國文之書籍，幾全爲戰前出版者，我國如能以戰時出版物若干贈英國，則於交流之旨較合。返國後當設法實現此意，惟當先解決之困難卽爲自我國至印度之運輸問題。

午後一時赴中國協會之宴。該會係由與我國有工商業關係者所組織，已有六十餘年之歷史矣；今日主席爲前英國國會訪華團團員愛爾文勳爵。

下午五時赴不列顛協會之茶會。

七日

午前整理書籍，於本日出行前交宣傳部作第二批寄運。

午間赴出版家谷朗士 (Tollanzen) 之宴，在座多出版界中人，與余交換意見。

下午四時赴大學中國委員會之茶會，主席爲前香港大學校長 Sir William Hornell。

八日

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講師 Dr. Morrison 取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平民千字課譯爲英文，中英並列，日前徵得余之同意後，並懇余作序，久未得暇執筆，因明日赴蘇格蘭參觀，今晨趕爲寫成寄去。

十一時本團團員赴格林維治海軍大學參觀，該校有我國見習生二十六人，其中二十四人係國內新來者。余與校長談英國海軍人員訓練事，知其採分期訓練辦法，計十三歲入學者，訓練至十八歲爲初級畢業，十八歲中學畢業後入學者訓練一年亦爲初級畢業。此項初級畢業者，皆入海軍實習，爲准尉練習生，經若干時期續入校受短期訓練，合格卽升級；嗣每次待升級時，均須入校受短期訓練。每次訓練時期，長則半年，短則六星期。故升至艦長地位，須經五六次之訓練，如此合經驗與學識而一之，故能勝任愉快云。余等參觀各部後，並由校長款以午餐，邀校中教職員及我國見習生相陪，臨別時並使我國見習生排隊，聽余等檢閱。晚八時本團乙組同人，即余與源寧政之偕宣傳部代表一人先出發，乘火車赴格拉士哥（Glasgow）。

九日

晨十時抵格拉士哥，因今日星期，大城市咸休息，由宣傳部駐此代表以汽車導往愛爾（Ayr）市。該市距格拉士哥四十英里，沿途田園秀美，滿目青翠。十一時許抵 Dalblair 旅館，則市長莫黎氏（Murray）與該市元老議員二人已相候，於此進午膳。該市以養牛著名，農產極

豐；市長出身農家，人極誠樸，席中致歡迎詞後，由余作答。

午膳後，由市長導往蘇格蘭名詩人彭斯之故宅及其紀念堂參觀，彭斯係農家子，其故宅簡陋殊甚，進門之第一室為廚房；第二室即養牛馬處；第三室為起居處，其母之紡織機及彭氏兒時玩物，皆陳列於此；第四室為臥室，其臥榻嵌入壁間，紅綢刺繡之帳仍在。全部房屋皆甚低，屋脊之瓦樑甚似我國者。紀念堂分為兩部分，一為圖書室，彭氏手稿藏書校本無不搜羅其中，主管人背誦彭氏詩，順口如流，聲調亦佳。源寧對彭氏詩亦有研究，隨而和之，引起同行者之驚訝。二為紀念塔，登高縱目，全市在望，風景絕佳，其附近一橋，酷似我國式之古橋。余因請偕往一觀，沿途以小石砌成，苔草雜生，大有我國古徑之狀，橋上鋪碎石，橋拱形式亦與我國相若，詢其橋名，為 Rejo O'ton，即「當恩」橋也。旋由市長陪赴其田莊參觀，養牛羊甚多，由其弟主持；然市長公暇，輒返故居視察，故於諸牛之名無不熟稔。

晚七時赴當地之 Odeon 電影院，出席市民歡迎會，到者約千五百人，由余及源寧先後演講，余講約一小時，大旨報告我國抗戰之艱苦努力，並對中英友誼合作表示期望。八時散會，乘車於月下返格拉士哥，在旅館進晚餐。

十日

晨赴 Clack 河遊覽，乘船塢管理處所備小輪。兩岸皆船廠或機器廠。余等露天立船面閱

覽，風大而冷，頗不耐。以招待者中有女船員，我人豈能畏寒，余故始終未將大衣之領翻起，惟頻頻繞船行走，藉運動而禦寒。嗣登 *Woolwich* 船廠參觀。據主持人言，該廠設於一七五〇年，創辦人 *Woolwich* 氏，原係農家子，足跡不離鄉井，被英軍拉赴前線作戰，歸後眼界大開，乃創立小規模之造船廠。該廠現在每月平均能造萬噸左右之船一艘，計驅逐艦自開始至完成每艘需時十六月，航空母艦則需時約二年。格拉士哥現有船廠二十所，該廠規模僅其中型者。由此推想，該地全年造船當不下三百萬噸矣。

午後一時赴市政府之宴，市長致詞後，由余答詞。午宴後，赴不列顛北部機關車公司 (*North British Locomotive Co.*) 參觀。首先見到者爲其客堂特別陳列自清末迄最近該公司爲我國所造火車頭之圖樣，多至數十種。其參觀人名簿有李合肥於一八九六年使英時親筆所書「大清國頭等公使大學士伯爵李鴻章，時年七十四矣」數語，嗣見壁上有該公司招待李合肥之攝影，合肥時雖年逾七十，而精神奕奕，視其隨員中有弱不勝衣者，不可并論。大人物須具堅強之體魄，觀此益信。

四時赴火車站，乘車至愛丁堡 (*Edinburgh*)，五時許到達，則甲組同人已先至二日矣。旋偕赴市政府茶會。市長係商人，並設有印刷所；其人談吐風生，備極談諧，承以該市風景冊見贈，內有五國文字說明，中文亦居其中，殊難得。查該市華僑人數極少，僅常有肄業於愛丁堡大學之我國學生十數人，因該校我國學生努力好學，成績卓越，致爲市民所重視，其風

景册之中文，即我國留學生周某所譯。因思僑民旅居國外，一舉一動均與國家聲譽攸關，觀於此舉，益信其然。

晚七時赴蘇格蘭政府之宴，主席爲蘇格蘭事務部政務次長韋士活 (Joseph Westwood) 氏。此君隸工黨，極誠摯，自言爲教育家，與余談甚洽。余詢蘇格蘭夙以教育普及著稱，其與英倫不同之點何在。據謂要點有二：(一)蘇格蘭小學完全免費與英倫相同，小學畢業成績在標準以上者一律免費入中學，與英倫中學之免費額僅佔全體之小部分須經競爭試驗然後獲得者不同；(二)教會所辦學校一律受政府管制，與英倫亦有不同。韋氏並允以參考資料贈余。

十一日

午前遊覽城中古蹟三處，一爲故宮，一爲教堂，一卽古堡。故宮係蘇格蘭女王 Mary II 故居。今英王與后兼攝蘇格蘭王位，偶至此，視爲行宮。教堂始建於十三世紀，一部分曾經改造，然主要建築大致仍保存原狀。古堡則建於羅馬時代，內附設第一次大戰陣亡將士紀念堂，除四壁以銅塑各色各樣之人從事於第一次大戰者外，甚至鼠鴿因曾供毒氣之試驗，其像亦爲塑出。每一紀念碑下，各置死難人名册，此項名册因此次戰事發生，恐遭炸燬，暫移他地保存。中供銅箱一，貯有死難者十餘萬人之名册，亦已他移。堡中有古礮一，製於五百年前，其彈係石造，礮身長約三丈。

午間由不列顛協會蘇格蘭分會招宴。二時頃 Bellini 造紙機器公司某董事來訪，因其在我國

之代理人知余爲川嘉造紙公司董事長，有相關之誼，故來致意，略談供應機器事。三時余與雪艇、維果受前英國國會議員衛德波氏之招待，至其鄉居作客一日。乘汽車前往，先渡三三河，廣一英里又四分之一。輪渡甚大。河上架有鐵橋，高出河面十餘丈，巨艦可自其下通過。駕車二人，均係以自備車應徵而盡義務者。余所乘者之司機爲英人，任海軍工程師，因其妻當應徵，而家有幼兒，不便遠離，故請假相代。另一車之司機爲退伍少校，係蘇格倫人。渡河後，尙行四十英里始抵衛氏鄉居。其房屋係古堡式，建於一七八〇年，環堡三千英畝，約合我國二萬畝之地皆衛氏產，蓋大地主制度英倫雖已消滅，蘇格倫則尙存在也。據衛氏言，蘇人重視田地，不輕出售，故祇有小佃農，甚少小田主云。衛氏則探僱工自營辦法，爲其任耕牧之事者約二十人。衛氏未婚，與其同住者惟一老母，並僱一老僕婦照料家務。衛母日前自駕汽車，與他車相撞斷其腿骨，入醫院療治，前日始返家，勉強扶杖下樓與余等一見。晚餐時，因老僕婦忙於烹飪，餐室內分肴等事初由衛氏自理，余等遂一律自助，以減主人之勞，此可爲英國人力動員澈底之另一證明。余等與衛氏閒談時，其愛犬依衛氏旁，狀極親切。衛氏語余等，此犬極聰穎，具人類所具之許多知識。余請其試驗，因手持食物，以測驗方式，詢該犬華盛頓是否英京？犬不食，續詢巴黎是否英京，柏林是否英京，重慶是否英京等，皆不食，末詢以倫敦是否英京？卽攫而食之，一若表示肯定之答案者。嗣又以時人名字相詢，如謂邱吉爾是否美國總統，威爾基是否美國總統等，皆不食；及

詢以羅斯福是否美國總統，即攬食之。屢試不爽。最後復試驗其對於計算之知識，詢以一加一是否三，三加三是否七，或五加五是否九之類，皆不食，及詢以六加六是否十二，亦攬而食之。余靜觀多次，笑謂衛氏，余已發現君之祕密，即最後一次之問話，或語音加重，或以目示意，然雖有此示意，仍無損於該犬之聰穎，即以其能鑑別語音之輕重與眼色之使用也。衛氏笑而不答。

十二日

原擬七時半乘汽車返愛丁堡，與其他團員會合趁上午火車赴紐卡塞爾（Newcastle），乃遲至八時半，昨開車之兩司機始至，即昨夜兩人赴五里外鄉間旅店寄宿，今晨因霧迷途之故，以是抵愛丁堡較遲。不得已改乘下班火車前行，於下午一時許出發，四時許到達。其他團員則事前得余等長途電話先行，已先到。五時許接見新聞記者，有以我國對吸鴉片者處死刑，似嫌過嚴。余答以吸鴉片並非一律處死刑或遽處死刑；對有病者固從寬限期戒絕，即非有病者，初次發見僅勒令戒絕，續犯亦僅處徒刑；惟屢犯不悛者始處嚴刑，即以其違抗國家政策之故。國家在作戰時期，對違反軍令者輒處嚴刑，實以緊張時期為維持紀律不得不爾。鴉片弱種病國，我國為圖自強，不得不嚴令禁絕；然仍經禁種禁運禁吸各步驟，與逐漸禁吸各時期，今已處於完全禁吸鴉片之緊張時期，為維持國策之故，在萬不得已時自不能不從嚴處置也。該記者聞言始釋然。

晚七時赴市政府之宴，余與市長隔坐。市長年高，謂極愛家庭之樂，聞中國家庭制度優良，然新人物却咎其爲貧弱之源，究何故？旋由市長起立致詞歡迎，余答詞卽就此點發揮，謂十餘年前歐遊，見若干國家之青年男女多不願結婚，卽以婚後增加責任不如未婚者自由之故；及漸屆中年而結婚，亦不願驟育兒女，尤不願多育兒女，致其政府不得不採取獎勵生育辦法，仍未能發生若何效果。我國則人人視結婚育兒爲義務，蓋儒教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之影響深被於人心。後一代之人以身體受諸父母，育諸國家，不僅須能還本，並須能付息，且以能付複利息爲宜。既視生育兒女爲應有之義務，卽貧苦之家亦不敢稍虧職責。中國爲父母者吃苦挨餓以養育子女，而無半點不願之意。間有人以爲生育過多，不免爲貧弱之源；實際上推此犧牲一己樂利而謀後代樂利之念，一旦當國家遭遇敵人侵略之時，自能進一步犧牲一己樂利與生命，以謀後代之樂利與生存。今中國戰場上無量數之士兵不惜以血肉而對付強敵之礮火利器者，亦卽爲其後代計，故自甘犧牲而不辭也。聞余言者頗動容。

十三日

晨九時乘汽車赴某地（地名在戰時暫不發表），參觀帝國化學工業公司工廠之一。該廠規模宏大，占地約一千英畝，又自行採礦，以供原料，礦場占地二千英畝，其地面悉利用爲農場。事前爲余等專備打字所印小冊，說明參觀製氫、製硫酸氫及人造汽油三部分之工作大綱。至其事務所，並先以廠圖及照片懸掛相示。余對人造汽油特加注意。其製法係就煤膠氫

化爲原則，創行於上次大戰時之德國。聞德國現有此種工廠約二十所。英國急起直追，成績特佳，惟成本較天然產略昂，故由政府給以補助費每加侖九便士，以資獎助。聞美國雖以油產著稱，然爲備萬一計，亦試驗人造之法，最近且已向國會請撥巨款，俾開辦大規模之人造汽油廠三所。

旁晚赴約克州某地之轟炸機場參觀。場長華格氏 (Walker) 係空軍少將，而年甫三十，實爲英國空軍將官年事最輕者。其人最英勇，作戰迭建奇功，斷一手，而仍能駕駛飛機與汽車。余等至此，原擬目擊往襲德國之轟炸機出發，候至午夜，再聽取其歸來報告。不料是晚氣候不佳未能出發。由場長導余等參觀各部分，無微不至，最後至飛行訓練室，有特製試驗駕駛飛機之裝置，其目的在使曾受駕駛訓練者，於其實際駕駛飛機之前，在此裝置上受等於實地駕駛之試驗。華格氏笑詢余等誰願受此訓練，無有應者，余獨告奮勇。當時場中各人以余年事最長，且表面鬚髮皆白，幾疑爲七十老翁，居然敢管此嘗試，頗以爲異。試驗時，由機場訓練主任先爲余說明裝置上之各種機件，該裝置實際上與飛機無異，祇缺乘客或載貨之機身及不能離地飛行。但可以作成遭遇大風之狀及從雲中下墜之狀。余經指示後，即自行開動各種機關，進退左右遲疾升降，皆能如意；於是場長發令訓練者開動大風及下墜等機關，機身震盪，顛動殊甚，然余均無所苦。場長原少年好事者，以余能抵禦種種試驗，遂亦盡量爲之，結果余終能通過一切。下機後，場長爲余道賀，稱余爲合格之飛機駕駛員。晚餐後，離

場簽名於參觀簿上，場長於余名下加一飛機駕駛師(Pilot)字樣，相與大笑。今日在場招待余等者，除場長外，尙有空軍中將(Ober)氏，亦極誠懇坦率。聚餐時，偶談對付兩國公敵之日本，同座空軍人員，輒大聲疾呼，咸願爲前驅焉。

十時許乘該場所備汽車往里特士 (Leets) 旅館。今日往返均由該場之婦女空軍補助隊員 W.A. F. Woman's Auxiliary Air Force) 駕車，該女子年甫二十左右，據稱已服務於空軍約兩年，不久可得正式委任，即充空軍下士。又言有老母，住距里特士四五英里鄉間，今夜送余等至旅館將汽車停泊妥當後，當步行返家一省其母，明日下午再返里特士駕車返場云。余等抵里特士已是午夜十二時左右，而駕車少女仍步行時許返家省母。英人有恐戰時婦女服務公家，戰後或不願重返家庭者，余舉此例爲證，謂婦女天性所在，無足過慮也。

十四日

九時乘汽車赴塞菲爾特 (Sheffield)。此爲英國鋼鐵工業之中心，以製造刀剪著名，附近煤礦甚多，戰前人口五十餘萬。比抵該地逕至市議會，晤市長，招待午餐，市長致詞後，由余答詞。旋偕市長赴聯合鋼鐵公司 (United Steel Co.) 參觀。晚六時，赴公共圖書館及大會堂，出席民衆歡迎會，到者約千人，由余及溫源寧講演，余所講歷時約一小時，皆關於我國抗戰精神與努力，並期望中英兩國之合作。會畢，赴市商會招待之晚餐，至夜深始散。該市長係機器造模專家，全日伴余等，未稍離，至可感。

十五日

晨九時，自塞菲爾特乘火車返倫敦，車中檢閱英國鐵之產量與其用途統計。查英國係工業先進國，其煤鐵之產量當然豐富，然工業愈發達，鐵之需要愈多，戰前所需鐵苗與廢鐵竟有三分之一係自海外輸入。戰時節省運量，且與其運材料毋寧運製成品之爲輕便，故改以節約國民需要及收集廢料而代輸入。關於節約國民需要一項，則戰前鐵製品之供私人需要者十分之九以上，供軍需之製造者不及十分之一。按自產原料三分之二（即除去輸入之三分之一）即百分之六十六，其供軍需之製造者姑以十分之一計，則百分之六十六之十分之一，尙不及全部鐵料百分之七。戰事發生後，極力節約，國民對於鐵料之使用，其成分減爲百分之七，而以百分之九十三專供軍需之製造。假定鐵料輸入全停，則自產之百分之六十六中，供軍需製造者百分之九十三，計當戰前所需鐵料全部百分之六十一，此百分之六十一，較戰前所能供軍需製造之百分之七，不下九倍。此外尙有儘量收集廢鐵之辦法，如拆除房屋之鐵柵以供需要者，計有房屋三百七十萬所，而被炸房屋除可修理者得修理外，餘皆拆除，其鐵料亦供軍需之製造。以上二項及其他收集廢鐵方法合併進行，就公共工程部及各地方政府所收集者計之，迄一九四三年七月第一週，所得廢鐵之量不下三百七十萬噸。

下午三時一刻抵倫敦，四時始得食。整理行裝後，赴郭次長秉文之晚宴，與李滋羅士爵士等談甚久。

閱報知倫敦昨晚遭德機轟炸，一電影院正開演，中彈死十餘人，其他觀客秩序井然，順次出門疏散，無一人因踐踏而受傷者，回念我國人之不能守秩序，爲之汗顏。

十六日

午前顧大使夫婦偕余及政之乘汽車至距城四十英里之報界大王克姆士黎勳爵(Lord Kamsley)鄉居午膳，是日大霧，爲霧季所僅見，平時車行需一小時者，今日去程需二小時。主人爲英國報界中 Berry 集團兩兄弟之一，與 Harmsworth 集團相抗衡。近年與其兄分立門戶，獨自掌握報紙十餘家，每期合計銷數約七百萬份。午膳後，霧益重，余等提前返城，主人亦不便強留。二時半出發，車行將三小時，僅抵倫敦郊外，而相距丈餘不能見人，危險殊甚。余力勸顧大使夫婦舍車改乘地道車；適有兒童步行經此，詢知距車站不遠，乃央其領導，捨車步行。此或爲顧夫人乘坐地道車之第一次，經兩度易車，始抵 Piccadilly 站，出站擬覓小汽車返使館，不料遍覓無着，仍得步行。然天色近晚，未帶電筒，濃霧中行走不易，所幸一切電車汽車皆停駛，不致發生意外。余事前約我國留學生十數人在嶺南樓聚餐談編譯事，雖值大霧，交通極度困難，仍如時前往，歸時由王承緒相伴，然由嶺南樓至地道車站及由車站至余所居旅館，雖不甚遠，而屢屢迷途，十一時許始抵旅館，而大霧迄未散。據久居倫敦者言，此程度之霧，二三十年始一見。余此行竟躬逢其盛，亦趣事也。

十七日

午前十一時，赴宣傳部出席記者談話會，由宣傳部政務次長 Ernest Thurtle 氏主席。出席記者二十餘人，除由團員以書面發表感想外，先後由雪艇及余口頭補充說明，初意詢問者或不少，及某印度記者最先起立詢問我政府對印度與英國關係之態度時，主席即起而制止，謂訪英團係中國國民之代表，以人民之友誼答聘英國為主要任務，記者不應以此事相詢云。於是宣佈散會，會畢，參觀新聞審查局，目擊其辦理敏捷，手續簡單。嗣觀宣傳電影片約一小時半。

一時赴宣傳部之午宴。三時赴外國新聞記者茶會，主席係塔斯社代表俄人，英語極佳。五時赴我國大使館茶會，此為送別會之性質，所邀各國人士甚眾，到者五六百人，余等偕顧大使夫婦駢立入門處，與來賓一一握手，兩小時始散。

十八日

午前十時，赴消費合作總社參觀，該社有社員八百餘萬人，附設工廠二百餘所，由其主持人導觀各部分并贈以該社社史一鉅冊。午后一時由該社代表國會議員 Alfred Barnes 等所組織之中英發展會 (Anglo-Chinese Development Society) 招宴。午後二時半赴國際議會聯合會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招待會。

四時赴英國出版業公會歡迎會，會長為劍橋大學出版部主任 Kingsford，前任會長 Stanley Unwin 及理事二十餘人皆在坐。余為講述我國戰時出版業之艱苦奮鬥情形及戰時出版趨

勢。旋由各理事與余交換意見，頗勸我國於戰後加入國際版權同盟，並謀我國與英國間版權互相保障。余答以世界各國加入版權同盟者，其互相保障之版權，雖包括翻譯在內，惟中文與歐洲文字相異殊甚，有非歐洲各國文字間之差異可比。在歐洲各國間，一種文字之書籍翻譯為他國文字後，不免有礙原文書籍之銷路；而在我國，則一種歐洲文字之書籍翻譯為中文出版後，不僅無礙於原文書籍之銷路，且轉有利於其流通，即因我國人學習歐洲文字，尤其是英文者雖多，然因與我國文字相差至遠，實際上不易澈底了解，如有譯本印行，將有助其對於原文之了解，在可能時，必因譯本而引起許多人對原本之注意，轉而增加原本之銷路。至於極少數人對於原本之澈底了解者，又以歐文與中文構造大異，不因已有譯本而不讀原本，凡此皆與歐洲各文字間之互譯本所產生結果不同，故對於版權同盟，我國將來有無加入之必要為另一問題，即認為加入之時機已成熟，而同盟所互相保障之範圍，特指關於翻譯之限制，似不宜適用於中國。平心而論，余以我國最大出版家之地位，對於英人翻譯余所出版之中文書籍為英文者，不僅未以為忤，且甚鼓勵之。日前此間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講師西門氏譯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平民千字課為英文，并附原文對照，超過翻譯範圍，余亦力予贊助，并為之作序。至於歐文書籍在我國翻印之問題，前此頗引起歐洲出版家之不滿，然考其原因，實以歐文書籍在我國售價極高，超過一般讀者購買力之故，設能兼印中國版廉價發售，此事當易解決。目前因戰事關係，中外交通梗阻，歐文書籍事實上無法運銷我國，為

供應文化食糧起見，戰時之翻印實亦無可奈何。惟戰事結束後，歐洲出版家如能顧念中國讀者之低微購買力，對於可以大量推銷於中國之出版物，特印中國版，廉價發售，則翻印問題不解決而自解決。余提述意見後，對於翻譯中文問題，多甚諒解。某出版家并建議中國如加入國際版權同盟不妨附一條件，在若干年內不受翻譯之約束。又有某出版家乞余介紹一二有關現代社會狀況之書籍供其翻譯英文。余興辭時請該會會長摘示戰時英國出版物種類之統計，藉以瞻其趨勢。

本晚英國 Monotype 公司董事長國會議員 Sir Geoffrey Fliss 來訪，因商務印書館在戰前爲其主顧之一，且欲與余一談有無製造中文排字機器之可能也。

十九日

九時赴 Faling Studio 電影公司參觀其製片工作。該公司表示甚願接受中國實習生。午一時赴紅十字會之宴。下午 Penguin Books 出版家 Allen Lane 來訪，事以前以其出版各書現有者各檢一份相贈，余以非所需要之若干種退還之。該叢書注重經濟生產，廉價發售，雖所收大多數爲通俗書，間亦不乏專門著作也。此君表示亦願選中國現代出版名著，譯爲英文印行。

晚梁鑒立來，勸余於日間英政府公式招待終止而尙未離英以前，至其家中暫住，余以鑒立藏書甚多，又可免酬酢，俾乘時閱讀所收集之一部分書籍，以爲寫作之準備，遂即應許。

二十日清晨赴距倫敦二十餘英里之 Dickingson 紙廠參觀。該廠採禾桿爲製紙原料，規模頗大。戰前其原料係用非洲所產之蒲草，運達英國，每噸連運費計值三鎊，以之製紙，可得百分之四十五。現因節省運費改用禾桿，每噸價約五鎊，製成之紙占原料百分之三十三。該廠用禾桿所製之紙，大都摻入廢紙或破布，故品質甚佳，有與道林紙相若者。

午一時赴外交部長艾登氏之宴，此爲送別性質，卽席贈本團團員人各金袖鈕一副，鑄有紀念文字及各人中文名字。

七時本團團員因英政府公式招待明日終止，今晚假大使館宴請外交宣傳兩部所派常川招待本團之人員，以表慰勞之意。余出國以來，因老妻力勸戒酒節勞，余語以『勞無可節，酒則當戒』。旅英迄今六星期內，雖備極忙碌，未嘗稍節勞，幸具有野蠻的身體，不僅無所苦，體重且有增進。惟飲酒則極力避免，雖無日不酌酢，且外交筵席上，無不旨酒備陳，實未嘗暢飲一次。今晚因公事已畢，幸無隕越，且身處大多數國人之間，而同席英人亦爲逐日相處者，加以外交人員長於勸酒，余不能却，因是所飲略多。然英方之客，雖有兩人連吐數次，余則僅帶二三分醉意。事後一念對於老妻之諾言且以出國所持戒慎之旨有悖，頗覺不安，後當力戒之。

二十一日

五時照例醒覺，以和衣而睡，且牀畔左右各置一椅，詢之知雪艇恐余小醉或墮牀下，甚可感

也。

接英國出版業公會會長函示一九三八年迄一九四三年底各年各類出版物統計，此時距一九四三年底僅二十日，該會已有此統計，英人重視數字，實爲其國事業成功主要因素之一。回念我國任何統計多缺乏，卽或有之，亦必延遲多時，與此例相較，殆不可並論矣。總計英國新版重版及增改版各書，在戰前之一九三八年印行者爲一六、二二九種，一九三九年減爲一四、九〇四種，一九四〇年減爲一一、〇五三種，一九四一年減爲七、五八一種，一九四二年減爲七、二四一種，一九四三年減爲六、七〇五種。計一九四三年之印行種數僅當一九三八年百分之四十二，其逐年遞減之原因，實由於紙張消費之限制。蓋英國大宗所用之新聞紙戰前皆來自海外，戰時力從節約，由政府限制按戰前各出版家消費量供給其百分之二十，因此出版種數不得不隨而遞減，其仍能維持戰前百分之四十二，尙賴印數緊縮，與行格加密之故。然就出版種類而論，亦有較戰前出版增進者，由此可見英人在戰時讀書興趣之所在。例如關於海軍陸軍之書籍在一九四三年印行者等於戰前一九三八年百分之三五二，關於航空者等於戰前百分之二〇八，關於農業畜牧與獸醫者等於戰前百分之一五八，關於銀行與財政者等於戰前百分之一〇三。其雖較戰前印行種數略減，而相差不多者，如政治經濟與當前問題等於戰前百分之八七，地圖與地圖集等於戰前百分之八三，社會學等於戰前百分之七二等；按紙張供給之量計，亦皆可謂有增無減者。至較戰前印行種數所減最多者，爲人名錄與

指南僅當戰前百分之九，東方學當戰前百分之一二，餽贈用書當戰前百分之二一，教育用書當戰前百分之二三，遊記探險考古學及小說各當戰前百分之三〇。

今日英政府公式招待已畢，余等原擬即離英，以英首相邱吉爾病愈返國，或須一面，因托辭顧大使等恐本團團員過分勞頓，堅留休息數日，再行出發。故有數人赴顧大使鄉居暫住，數人分赴其中英友人鄉居。余已應許黎立，遂於午膳後乘車攜一行篋至離城中心約二十英里之梁宅，黎立自寓一層樓房，僅夫婦二人，並無傭僕，余在此讀書寫稿最方便，惟深恐擾梁夫人多備肴饌，堅請以家常便飯為條件，實即在家中款待客人數日以上者，照例仍需客人以其購買食料之證券交與主人也。英國定量分配之制連同其他一切平抑物價辦法，成績最著。主要食料之價格戰時較平時僅增百分之二十一。因此食料之量竟可以購買之幣值為準，歷數年而不改。例如肉類之定量分配，規定成人每週得購一先令二便士；此舉如在我國殆成滑稽之規定，假如規定者為每人每週得購肉類國幣十元，則一年前可得幾何？半年前三月前與目前前各可得幾何？再過若干時期，更不知有若干肉可購矣。

晚間警報，礮聲大震，同寓各家間有避至下層者。余等仍留室中，惟於高射礮特密之時，恐碎片循窗入室，偶爾出立走廊中，以其無窗故也。

二十二日

晨五時，高射礮聲又大震。余等皆為震醒，蓋德機第二次之來襲也。余等仍安之若素。五時

半礮聲止，黎立夫婦復睡，余則已屆起牀之時，遂即開始日常工作，事前余切告梁夫人，因余早起，早茶務由余自備，承勉允，故即實行。廚房一切設備完善，故初次入廚絕無不便也。七時許出外散步，並購晨報閱之，知昨晚德機來襲傷數十人，一救火站及醫院均落彈。八時後迄午飯前，集中讀書，午飯後亦然；四時後出外散步，購閱晚報，知德機來襲者共九十架，規模之大爲近數月所僅見。今日自早迄晚十時，幾以全部時間讀書，爲抵英以來之第一次，心境至爲愉快。

二十三日

應顧大使之招，在其 Moir Park 鄉居午膳；雪艇約余等於十一時到達，俾商各事。余自黎立寓所乘地道車，自往克拉列治旅館與同人會合，經一度之換車，需時四十分即達，路在口邊，信然；余且因此而得一捷徑，爲黎立所不及知也。

十時與同人乘汽車出發，十一時抵顧寓，談英印像。余以爲英人戰時之努力遠過其宣傳，百聞不如一見，彌覺可敬；至英人對我國，則一般民衆極表同情，朝野要人除已認識我國者外，亦多願開始認識，此實中英邦交加強之起點，我國宜趁此機會自重自助，以鞏固中英永久之友誼，却絕對不宜自滿，謂英人已重視我，而以四強之一自詡也。

三時入城，赴華僑對我國傷兵慰勞大會籌備會演說，亦以自重自助相勉，而謂我國國際地位之漸高，專賴將士之死鬪。五時返梁宅，晚間多讀書。

二十四日

晨讀書見有一段關於英國人民收入支出之統計數字：假定個人收入每年爲英金一百鎊，則戰前及戰時之分配率，在戰前之一九三八年生活費占七〇鎊，納稅占二四鎊，儲蓄占六鎊；而在戰時之一九四三年則生活費僅四八鎊，納稅占三八鎊，儲蓄占一四鎊。驟視之，似不可信，尤以生活費戰前尙需七〇鎊，戰時無論如何物價不免高漲，何以生活費有減而無增；然稍加研究，則確有可能，確係事實。蓋以一般人如工人等之收入而論，基數縱不增加，戰前每日工作以八小時爲限，且多有工作七小時半者，戰時一律增加工作時間，平均每日工作十小時，則原工作八小時者增百分之二十五之時間，原工作七小時半者增百分之三十三之時間，依一般工業規例，加班工作之時間，每單位本可較正常工作之時間增工價三分之一以上，是則一般工人之收入多者較平時增百分之四十四，少者亦較平時增百分之三十三，而日常必需品之平均售價較戰前僅增百分之二十八，食料僅增百分之二十一。設工人照平時同等之享用，以其增加百分之三十三至四十四之收入應付增加百分之二十八之開支，實際上已有餘裕；況戰時日常必需品可照常供給者祇爲食料之大部分，衣服則限制甚嚴，不能如戰前之自由購製，故其添製之量大減；而奢侈物品且因停止製造而無法如戰前之自由購置。因此，戰時之生活費祇有食料一項可供應至稍近於平時之數量，其他皆大減，是則一般消費者有錢而無法使用，其生活費由戰前七〇鎊減至戰時四八鎊，理由卽在於此。以故除平均納稅較戰前

增百分之六十外，其可供儲蓄之數，遂能與戰前作一四與六之比例也。

二十五日

午前十一時入城，十二時偕雪艇、源寧、立武訪伊朗駐英公使，談余等三人訪伊朗事。一時本團團員謁英首相邱吉爾於唐寧街十號，在閣員會議室相見。邱氏病後，精神似尙未復原，與余等談約二十分鐘，除由本團面遞我蔣兼院長致邱相書外，邱相並以英王答復我蔣主席一函交本團轉奉。談話最要之點，卽邱氏強調於打倒德國後，英國定以全力與吾國共同作戰，打倒東方之公敵日本。臨別合攝一影。

三時赴英國海外航空公司接洽返國機票，一切均妥洽；惟行李一項如超過二十公斤須向戰時運輸部聲請，而二十八清早須啓行，該部對於此項聲請須在二十七日下午會議決定。聞聲請超額行李，向以二十公斤爲最高額。余所攜其他行李無幾，獨購書甚多，除以大部份托英國宣傳部船運外，其擬自行攜帶者仍不少，是否不至超過得聲請超額之量，頗爲焦慮；然以定例所限，祇得依限聲請，由航空公司代辦手續。

今日係我國元旦，晚間顧大使邀余等至使館聚餐，十一時始散。余以不及返梁宅，改住 Welbeck 旅館。

二十六日

晨自梁宅遷回城中，整理行裝。日間在克拉列次旅館一小室專理書籍，晚間卽至 Welbeck

旅館寄宿。整理時始知擬親自攜帶之書籍合計重量不下五六十公斤，連普通行李約二十公斤，超過可能聲請之超額量甚鉅，因此不能不將擬親攜書籍，盡量抽出，然去取之間，至爲困難，偶然抽出一書，卽有依依不捨之概。於是^{一方面}盡量割愛，他方面將其他行李儘量減輕，例如以出國時新製棉袍及備補充應用之皮鞋一雙與其他應用物品分贈此間友朋。然經全日工作，尙未能達到行李之限額。

二十七日

繼續整理書籍，迄旁晚，尙超過聲請之超額量五六公斤，不得已將許多書籍之布面切去，以減重量。同時對於若干書籍亟須參考之部分僅爲一二章者，卽將此一二章自行攜帶，其他概與抽出之書籍計三十餘公斤，改託葉公超代爲寄運。留英七星期內，實以昨今二日心理最不愉快，卽因辛苦搜羅而得之精神食糧，一旦從口中吐出，殊覺不捨，蓋船運遲緩，何時得抵印度固難預期，幸而抵印以後，如何航運來渝，尤無把握。商務印書館去年託袁守和君在印所購書籍數十種，迄今年餘尙未運到重慶，新資料已變舊資料，而失其效用，此行倘不能隨身多帶可供參考之書籍，實至可惜。今以限於超額之例，不得不臨時割愛，其難堪之狀，惟愛書如癖者始能了解之。

晚由譚葆慎約赴上海樓吃中國飯，此行私事方面，多承葆慎相助，至足感也。

二十八日

晨五時起床。旋偕同寓之胡政之君往克拉列治旅館，與其他同人早膳。八時一刻赴車站。今日係余與源甯、立武三人先行，其他三同人因赴美國遲數日行，但一律到站送別。英朝野方面來站相送者有外交部宣傳部兩次長，外交部遠東司司長顧問等及前英國國會訪華團團員泰菲亞勞森等十餘人，我國方面顧問錢兩大使，郭次長及其他人士二三十人。站上原備有我國國旗，即於其下合攝一影。九時五分登車啓行。十二時抵勃里士拖爾，航空公司人員已在站相候，導往 Grand Hotel 休息，並進午膳。余由英國廣播公司邀以國語對我國同胞廣播，先灌蠟片，計時四分鐘。下午四時乘汽車馳赴機場，始知乘客僅余等三人，等於專機，行李似無限制，早知如此，何不隨身多帶若干冊書籍。嗣又思英人重法治，尤重然諾，余既聲請二十公斤之超額，又安可多帶，心始釋然。四時半起飛，在起飛前由余及立武、源甯各以英語對英人作簡短廣播，道謝招待，並略述感想。廣播設備，係由廣播公司載於汽車上隨行，除余等廣播辭外，甚至飛機起飛之聲亦隨而廣播。起飛後約一小時，抵英境內之某地，降落加油後，以下午六時半續飛。途中兩遇警報，故飛行極高，司機等均甚緊張。余獨見此狀，不使源甯等得知，免令着急也。

二十九日

晨一時，即葡萄牙時間二十八日下午十二時，飛機抵葡京里斯本，張公使楊總領事及由國內新到之田秘書皆來迎，英駐葡大使亦派秘書來致意。張公使接余等至使館寄宿，以其臥室款

余等，已則遷寓一小室，以行軍床爲臥榻，意至可感，余等則重感不安。一宵過去，堅持遷居旅館，張公使雖極力挽留，余等不願過擾，卒於午間遷居前度寄居之 Hotel Vin。余等此來，擬在葡多留數日，一因經過七星期留英之緊張工作，同人中頗擬多休息，里斯本地甚清靜，較宜於此；二因赴美各同人後余等數日行，仍須經過里斯本，擬留此相見；三則歸途飛機不如來時之緊接，尚須稍候。余因是取出所攜書籍，陳列旅館臥室，乘暇展讀，居然一旅行之圖書館矣。

三十日

上午讀書。下午在旅館膳後，張公使及楊總領事來訪，邀往海濱游覽。楊氏留葡多年，善交際，葡國朝野，認識極多，與招呼者不絕。傍晚返，仍在旅館讀書。

三十一日

午前爲本團撰訪英工作報告，以余日記較詳，程序單亦皆保全，故任起草之責。除公共程序外，所有乙組程序亦由余記述，而甲組程序則由立武補述之。

下午在旅館讀書。晚由楊總領事陪赴國家戲院觀歷史劇。劇場門外清靜，驟觀不類；入內亦與其他無別。觀客多穿禮服，狀甚肅穆。音樂甚佳，語言非余等所諳，然就劇情觀之，似係演猶太人逃荒至埃及之故事，休息時由楊總領事詢諸在坐葡人，果然。

二月一日

午前補寫訪英工作報告畢。下午讀書，晚由駐法郭代辦則範邀赴其家吃中國飯，開談維琪狀況，夜深始返。

二日

晨赴英國海外航空公司接洽飛行事，知接倫敦公司電，將以機送余等繞道西非、中非而達開羅，需時五六日；理由不詳，度或因第二戰場不久開闢之故。旋接倫敦電，謂余留下書籍將由飛機運至西非之 Lagos，候余帶往印度。讀之狂喜；蓋此電當指余臨行時忍痛留下託公超代寄之書籍三十餘公斤，初以為祇能交船運，不知何時可抵印度，抵印度後又不知何時可航運回國；今竟出意料之外，究因何故，日內赴美同人過此當詳詢之。

下午讀書。傍晚赴動物園散步。

三日

午前讀書。午與楊總領事及同人乘火車游 *Cherbourg*。約一小時即達。改乘出租汽車，盤山而上，游葡王舊行宮，宮在山頂，建於一五五〇年，係就修道院改建。由此遠望，風景絕佳。附近私人園林甚多，惜限於時間，不及遍游。五時仍乘火車返。此游有出余意料之事，即火車鐘點極準確，勝於英國，後者因戰時關係，自屬無可避免，前者則南歐民族守時之習向不甚嚴格，今火車有此成績，甚難得也。

晚間探悉赴美同人十時許可抵此；屆時與張公使等赴水上機場相候，候至十一時許，雪艇、

政之、維果三君果至。小別重逢，至爲欣慰。迎至余等所居之旅館小憩，次晨二時始送返機場，續飛美國。順便探悉余留託公超代交船運之書籍，不知何故，爲英國海外航空公司所聞，卽以電話囑本團辦事處取回交去，由該公司交飛機運至 Lagos 候余至，想或對余臨行犧牲衣物盡量籌畫之狀有所聞，而自動出此；然英人之能體貼人情，殆可由此證明矣。

四日

午前赴書店訪購關於葡萄牙之英文書籍數種，俾歸途或歸後讀之，得略悉梗概，不枉兩度來遊也。

今日得航空公司訊，余等明日可飛非洲。午後收拾行裝，又準備重上征途矣。

五日

午前送行李至航空公司過磅，並權體重。詢悉所乘機祇余等乘客三人，餘悉載貨物。午飯由張公使在使館邀請。飯畢，偕赴書店，續得關於葡萄牙之英文書一種。

下午五時三刻由使館赴機場，行李亦免驗。英國海外航空公司駐葡經理 Mr. J. J. J. 氏夫婦來送行。葡海關人員亦至機上與余等握手送別。

七時起飛。所乘機係英國飛剪式，甚寬大，陳設亦佳。有餐室，有廚房，並於晚餐後，由侍役將客室坐椅改成臥榻，極舒適，計下榻二，上榻一；余等三人互謙讓，擬各居上榻。嗣由余提議抽籤定次序，結果余得上榻，立武以余年最長，堅以下榻相讓，余不允。

六日

晨八時半抵西非英屬下比亞 (Sierra Leone) 之首府 佛羅里達 (Freetown)。下比亞原係西非之大河，長約一千英里，流入大西洋。英殖民及保護地沿下游之河畔，面積約四千餘方英里。戰前人口僅二十一萬餘。該首府在小島上，以橋通大陸。登陸處土名「半死」，因前此患疫土人死者半數以上之故。余等由航空公司前往 佛羅里達 休息所寄宿，人各居一室。所謂休息所 (Rest House) 係供當地英人休養之處，迫近大西洋畔，游泳甚便。航空公司假此地設餐室及宿舍，供該公司人員及旅客之用。午間當地總督 Mr. Henry Bloor 聞余等至，派其副官 Major Sargent 來迎余等至督署午餐，仍循來此之路至島上。三時餐畢返休息所，因此地日間氣候炎熱，不便外出，故在室中閱書。五時後，稍涼，出外散步。七時半晚餐後，偕航空公司人員乘汽車赴水上機場，登原機，於十時飛往拉各士 (Lagos)，在距此一千二百英里外。

今日在此所見非洲土俗約有數端：(一)房屋多作圓形，係土造；(二)土人頭頂水壘，步行自若；(三)土人無文字；(四)政府不設教育，少數之學校全由教會辦理；(五)土人有曾受高等教育者數人，任醫生及工程師，彼選為當地政府非官議員者三人，但無充律師者；(六)土人中歐化者占四分之一；(七)全地無一工廠，生產全係農業。

七日

晨九時抵拉各士上空，值大霧，覓機場不得。在空中盤旋一小時有半，去而復返者數次。城市雖隱約可見，但一出海面降落，則距海面百尺以外不能見物，未敢輕率降落。至十時半始下海。此機至此地爲止，續運當易他機。余等下機時公司人員告以明日續飛，詢以所乘機，則謂此機陸上機，當時四五日始可抵開羅，如此遷延，頗令人煩悶。副山航空公司以汽車送余等往El-Dokki之休息所暫住，人各一案，余等所居處尚有空室七八間。午膳即在休息所之餐室。膳畢擬趁此機會出外遊覽。且聞此間文化遠勝El-Dokki，乃雇一汽車周遊，不料街道兩旁商店發出臭味殊惡劣。嗣往海邊浴場一游，亦甚簡陋，並無設備；於是廢然而返。午間以電話探悉明早八時須起程赴機場，七時半由僕役備早餐。然旁晚六時，僕役二人均告別返家，謂明早再來；於是宿舍全幢僅余等三客人，宿舍門雖設而不能關，且舍外係公路，土人來往甚多。余等深恐行李有損失，乃輪流出外用膳。

今日天氣酷熱而濕氣特重，頗難受。晚飯後，以冷水淋浴，知衣知褲，與源富同坐廊前納涼，息燈不使經過者得見；然一入臥室則炎熱萬分。此行實以今日爲最苦，不知以後數日如何；然余夙以無畏精神應付一切，終能隨遇而安也。

拉各士係英屬Nigeria及Sierra Leone之首府及主要口岸，位於Slave Coast（Sierra Leone）之上。戰前人口約十二萬餘。有鐵路可通內地。英屬Nigeria及Sierra Leone爲殖民及保護地，在非洲基尼亞海灣上，面積三十七萬餘方英里，戰前人口約一千八百餘萬，物產以棉花、棕櫚油、果古、皮

革、煤、錫爲大宗。築有鐵路約二千英里。

八日

晨五時起床，整理行裝。僕役亦如時早至。兩僕皆非洲土人而曾受教會教育者，狀甚忠實。八時準備出發，航空公司汽車所載者除余等三人外，有司機三人詢以是否同乘一機，據謂當然，並謂三日可抵開羅，聞之甚慰，且所乘係英國機，駕駛者皆英人，言語情意可通，途中不至阻闕，與昨所聞乘比國飛機自較便利。及抵機場附近，其中一人見場上有比國機待飛，遂告余等或仍乘比機，蓋航空公司厲行分工制，飛行人員不問乘客，彼等至今尚不知其所駕機有無乘客及爲何人也。下車後，詳詢，始悉仍乘英機，即頃同車三人所駕駛者。

八時起飛後，越三時，抵坎諾 (Kano)，係英屬尼及里亞舊首府，房屋甚多，氣候亦較拉各士爲佳。近午不甚熱，且氣候乾燥，不如拉各士之濕氣蒸人。同乘車赴美國空軍餐室用膳後，間時許，即於午後一時頃續飛。下一站爲邁都古里 (Maitopuri)，距自由法國之非洲屬地邊界約三十英里，自坎諾至此僅飛兩小時，仍由航空公司招待至休息所住宿。此地較坎諾爲熱，惟早晚甚冷，須穿厚大衣。四時半偕乘機駕駛員二人及航空公司該地主任乘汽車赴土人城市遊覽。此地有城垣，高僅十一二尺，係土造，爲防雨水損土牆，於牆頂遍布水管，俾雨水下流。城中道路甚廣，多在五六丈以上。土王宮尚在，其兩旁爲大臣居所，今已翻造，供英政府之用。途經土人居室，則各家門首席地坐臥者甚多，殆以室內太熱之故，此間土人

多屬回教徒，頗整潔。歸途經英國之區長官舊公署，入內參觀，其建築仿當地之回教式，簾用草編爲細條，手工頗精，係土人所爲。旋步往該長官之新公署，簽名致意；而該長官 Thurton 已親自出迎，談十餘分鐘，並導觀自北非移此之土人革命黨自稱爲回教救世者 (Mahdi) 所用之土製鐵礮，及土窯所燒之花磚，亦頗精美。旁晚返休息所，由飛機駕駛員邀往酒排間，飲皮酒，暢談，情意殷摯，有如故舊。晚膳後早睡。因明晨須早飛之故。

九日

晨四時半起床，五時一刻早膳，六時起飛，十時許抵厄爾戒那 (El Ezzeh)，此爲英埃蘇丹 (Anglo-Egyptian Sudan) 入境處。蘇丹地域甚廣，由紅海至大西洋，並由埃及與薩哈拉沙漠至基尼亞海岸一帶皆屬之，面積在一百萬英方里以上，分隸英法二國。午膳後，約午後一時半續飛，四時抵英埃蘇丹之首府卡同 (Khartoum)，此地爲藍尼羅及白尼羅河之匯流處，甚繁盛，爲沿路所經非洲各城市之冠。下機後，航空公司人員來迎，告以五時三刻英國總督當派副官來迓余等前往酒敘。余等先至 Grand Hotel 安頓，該旅館卽在尼羅河畔，布置與風景俱佳。旋由總督府副官以車來迓，同赴督署，入門卽爲太平天國時助清室作戰之戈登將軍死難紀念處。戈登自華返國後，漸升至英屬蘇丹總督，爲土人革命黨自稱回教救世者 (Mahdi) 於一八八五年所殺死，該地卽爲土人革命黨所佔領，至一八九八年始爲吉青納將軍

收復。余等旋與現任英總督 Sir Hubert Huddleston 會晤，暢談時許，始興辭。返旅館後，余與源常同在尼羅河畔步月，時值我國舊曆元宵，月圓皎皎。

十日

晨六時赴機場，七時起飛，十時抵 Cairo，係埃及境。下機後，休息半小時續飛，下午一時抵開羅，計自里斯本抵此，當時五日。下機後，許公使陳秘書等均來送，余等仍寓前度所住之 Shepherd Hotel。

下午赴航空公司接洽赴土耳其交通情形，以每星期三五有飛機至土國邊境之阿典那 (Antakya)。星期一，本星期五原可乘機前往，以須在啓行前三四日通知土政府，故展期下星期三啓程。經即電致我國駐土公使。晚間在旅館宴請來此所乘飛機之駕駛員三人，因沿途招待殷渥，以此報之。

十一日

赴街上購書，許多英國出版雜誌，在英不能購得者，此間却可購；聞出版家因極力節約紙張，在英境以僅供長期定戶為主，鮮有發交零售者；然對於若干盟國或殖民地仍以一部分之印數供給之。午由許公使邀往此間運動俱樂部餐敘。下午在旅館讀書。

十二日

上午讀書。午赴陳開懋秘書家中餐敘。下午三時赴動物園及蠟人館參觀。動物園無足觀；蠟

入館則甚有意義，陳列蠟像維妙維肖。該館係一私人名 *Agassi* 者所建，於一九三八年成立。

十三日

午前讀書。下午四時許公使邀往金字塔旁之曼那 (*Memna*) 旅館小敘。余以古埃及重死輕生，如金字塔，如死人書，如木乃伊，皆其象徵，無怪其文化有如曇華一現，僅成爲歷史上之文化而已，言下深爲痛惜。飯畢重遊金字塔，聞金字塔之遊以夕陽西下或月下爲佳，今晚無月，所見金字塔與前次固無殊也。

十四日

午前乘汽車往索卡拉 (*Sakkara*) 遊覽。此地有許多奇怪之古墓，包括人與獸。先至上古首相名 *Imhotep* 者之墓，墓外有廟，四周遍布壁畫，畫中括有許多象形文字。嗣觀神牛墓，中有二十四標，據導者言，每二十五年祀一神牛，共二十四牛，合六百年。詢以其後何以無他牛，則謂祀二十四牛後，卽改祀貓，貓家已陷沙中不可跡。由此可推見埃及亦以生兆紀年也。嗣觀 *Zoser* 王之金字塔，分六層，每層高三十八至三十九尺半。此塔最古，建築約在六千年前。

下午二時返開羅，進午餐後，讀書數小時。

晚與源宿至馬祕書天英家餐敘。天英遣其二女來迎余等，其夫人及天英則在家備餐，全家動

員，至可感也。

十五日

午前赴 Axher 大學參觀。此爲埃及三大學之一。建築在一千零五年以前，爲世界最古大學之一。其他兩大學，一爲埃及大學，一爲亞歷山大大學，皆新設者。此大學亦分新舊兩部分。新部分設有文、法、醫三學院，皆分立，一切仿歐美式。舊部分側重文哲。講學之地卽在大禮拜寺。教授擇寺中之一隅，坐矮椅上講學，學生則環繞席地而坐。其附屬之中小學亦如是。禮拜寺之上層爲學生齋舍，進出經大門外之小門，聽講時始得入寺。舊部分修學無年限，應試及格，卽爲畢業；新部分則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各三年，與我國同，大學亦爲四年。

午間由英國駐埃及大使吉連納勳爵 (Lord Killisno) (卽前駐我國大使藍浦生氏) 招待午餐。所請之客除余等外，尙有新任駐南非洲之荷蘭公使等，而以余居首席，相談甚洽。藍氏離我國多年，仍能操我國語甚純熟，諸客去後，並約余等與其新天人及幼兒合攝一影。下午余等以行李分別交航空公司及使館，因赴土耳其後，仍須返此改乘飛機至伊明，故此隨帶行李以亟需者爲限，餘悉存使館中。

十六日

味爽三時起床，五時一刻至航空公司，乘其所備汽車赴陸地機場。同行者除余等三人外，尙

有美國人及猶太人各二。六時半起飛。所乘機甚小，兩旁各列長椅，乘客相向而坐。雖飛行不高，而機身頗震盪。八時半抵巴力斯坦（Palestine），自空中俯瞰，房屋整齊，青翠滿目。據昨晚湯武來談，多出於人工灌溉之力。猶太人精心計，且長於科學，其人數雖僅及當地阿剌伯人之半，而能主持一切，建設極佳。飛機在Lydda 機場降落，小憩並飲茶後，九時續飛，沿地中海畔而行，黎邦嫩（Lebanon）高山積雪，突向眼簾出現。此段行程中機身震盪尤甚。十時半轉入大陸，未幾即抵土國境內之亞典那（Antonia）。下機後，我國駐土使館馬賦良秘書偕英領事 Porter 及當地警察局長（代表 Saefudin 省省長）已來送。行李概免驗，即乘汽車至駐土英大使館在當地所設之休息所休息，而余等之護照則由英領事，代為辦妥手續，送至休息所。據馬秘書言，前隨艾沙氏訪各回教國，抵土後，事忙致未照章以護照送警局登記，嗣悉土政府對此極重視，趕緊辦理，已逾期數小時。數日後，突接法院傳訊狀，至則宣告馬等違章，應受處罰，以其為政府賓客，特免執行云。土人自尊而嚴於執法，於此可見。余等以十二時出外用膳，係歐式，每人約需土幣三元，即等於美金二元四十仙，足見其生活程度之高。膳畢，乘車至市內及水剛果園遊覽。歸途向省長公署投刺，並訪英領事道謝，下午五時省長親自回拜。

晚乘火車至土京安哥拉（Ankara），車票由土交通部相贈。車係美國 Pullman 式，頭等臥車，人各一室，甚舒適。十時開行，開行前英領事復來相送。

十七日

早起，至車上餐室早膳，僅一蛋一茶及麵包，而需費土幣貳元，合美金一元六十仙。膳後，因聞土耳其政府國會均有招待，恐需答詞，以土係中立國，地位特殊，措詞不可不慎，乃預爲答詞稿。

下午四時，車經某站，距安哥拉三四十公里。站旁環山十公里皆兵工廠，規模至大。土人節衣縮食，竭其財力以供軍需之製造及輸人，處境固特殊，而處今日之世界尤不得不如是也。

六時半抵安哥拉。我國鄒公使及使館人員咸來迎。土政府方面來迎者有國會議員伊士美（Ismail）氏及外交部交際司副司長國會議議長代表等，握手寒暄後，偕赴政府招待所之（Sivil Servis）居停。旋由鄒公使出示排定日程，自明日開始，所擬均甚妥，且聞政府國會均無需演詞答詞，節省不少麻煩，至慰。八時赴使館晚餐。

十八日

晨十時赴外交部拜訪，初以其部長在病假，政務次長因公赴伊士坦布爾（Istanbul），故擬訪其常務次長。不料一至外部，則昨日來車站接余等之交際司副司長出迎，謂其部長之（Mehmet）Meinengroglu 本患病尚未全愈，因余等遠來，特扶病來部相見云。比見部長，不似有病容。其人久任外交，由駐外使領漸升至外交次長，嗣當選國會議員，躍任外交部長，二年於

茲，經驗宏富，辭令亦善。極力頌揚我國，並微露將來世界和會有賴我國主持公道之意。副訪其國會議長 *Abdulhalik Renda*，原係經濟專家，曾任經濟部次長，財政部長、國防部長等職，一九三五年當選國會議員以迄現在。據言中土兩國均係古國，且均係大國，現在均已復興。土國之復興，全賴自力，故異常艱苦。中國復興，幸有同盟國之援助。又土國現已統一，而其民族思想亦至濃厚。中國此次抗戰對國家之統一當甚有利云。余答稱中國與盟國間之援助乃相互的而非片面的。中國本係統一之國家，具有數千年歷史之統一文字，世界上三種最大之象形文字，今其他二種僅成爲博物院中考古之資料，而中國文字則始終流行於全國人民之間；中國國民爲統一的文字所維繫，事實上早已統一，至此次抗戰當然更可加強其統一也。

旋赴女子高中及男女合校之初中一所參觀。房屋均甚好。男女合校者，午前男生上課五小時，午後女生亦然。惟儀器圖書似不如房屋之佳，想因成立不久之故。

午赴國會留此議員十數人之公宴，主席爲老將軍 *Yigit Kemink*，係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將軍及現總統在軍校時之教師。其人年六十九，慈祥誠摯，溢於眉表，對余等親切如家人。席間得晤土國新派駐我國大使陶蓋（*Torgun*）氏，係富有經驗之外交家，曾任駐我國代辦駐日公使等職。

下午先後參觀安哥拉大學文學院及法學院，建築均甚雄偉，惟藏書較少。文學院之人類學室

儲有頭顱數百，供學生研究。該院中文系有女生三人，在德籍教授 *Uehling* 之下研究。其人今晨來訪余，以係敵國人民，婉卻不接見。不料在此參觀時，余正與一女生會將老子譯爲士文者談話，並觀該系所藏商務印書館印行之古書時，該教授復來，余乃託辭先退。法學院學生經四年訓練後，願爲律師者從著名律師習業二年，即可取得律師資格，願爲法官者，在法院學習二年亦可取得法官資格。最後至政治學校參觀。此校之歷史頗長，設立迄今已達八十七年。其唯一目的在造就公務員，招高中畢業經競爭試驗及格者，入此肄業三年，前兩年功課相同，後一年分爲內政、外交、財政三科，各別專攻，肄業期內一切費用全免，畢業後按所專攻者分派各機關服務。公務人員實以此校畢業者爲正途出身。數十年來造就人材不少。現任閣員及國會議員畢業斯校者占半數以上。聞土耳其革命之成功亦多賴此項人材。彼等入校時既經嚴格選拔，在校時又經嚴格訓練，離校後職務得有保障，故能安心服務。但因政府用人不以該校畢業者爲限，仕途仍雜，然其成績較優者大都出自斯校，故政府正擬擴充，以宏造就也。

下午五時半赴我國使館茶會，招待土國朝野名流及各國人士與本團團員相見，到者多至二百餘人。

十九日

晨八時赴書店選購關於土耳其之英法文書籍，得三數種。九時半同人赴凱末爾將軍墓獻花圈

致敬。墓簡樸而莊嚴；墓外鑄有將軍之銅像，奕奕有生氣。

旋赴伊斯女子職業學校參觀。該校招小學畢業生肄業五年，初中畢業者則肄業二年。畢業後續修師範科三年即可在本校或同等學校任教科，該校特色頗多，概述如下：

(一) 哺兒室由教員以其幼兒在三歲以下者寄養其中，由學生任保育，在教師指導之下擔任種種實務。幼兒寄養校中滿四歲出校，作為初級幼兒科畢業，而在哺兒室實習之學生，雖係輪班擔任，但每人服務期間至少半年，故能獲得許多保育的經驗與實際知識，與短期實驗僅知理論，而無實際工作之經驗者不同。

(二) 洗染及製衣部皆接受外間委託之作，其索價較經營專業者尤低，而仍有利潤。此項利潤以一部分（約百分之四十）津貼學生。故畢業生，將來獨立營業，自能與一般之同業競爭。較我國職業學校學生畢業後易立足於社會者大異。

(三) 繪畫部分有女模特兒。余等參觀時學生正實習寫生。

聞此類學校甚多，全國不下數百所，去年增設者多至三十所。

嗣參觀中央衛生院及農學院，皆仿德國式。前者之主要工作為（一）關於傳染病之預防事項，（二）關於成藥及有關人民健康之各種食品用品檢驗事項，（三）研究醫藥的改進事項。後者除訓練學生外，對於動植物品種之改良甚著成績。

午赴英大使許閣森爵士之宴。許氏曾任駐我國大使，態度至誠懇。在座有美蘇兩國大使及參

事等。

下午參觀國會圖書館及中央民衆館。後者係黨部主辦，內分九部即（1）語文史地，（2）音樂，（3）戲劇，（4）體育，（5）農業改良，（6）民衆夜校，（7）社會救助，（8）博物展覽，（9）圖書出版。其目的在以社會服務的方法，灌輸黨的政策於全民。查安哥拉人口爲八十二萬，而每年到中央民衆館者有三百五十萬人，是平均每年每人至少到該館四次。

最後至音樂學院參觀，有一可注意之事，即其灌製之各地方民歌唱片多至四千餘種。

總括兩日來參觀各校所得之結論有數端：（一）全國自小學至大學皆免學費，並設免費膳宿額數千，昇與競爭試驗及格者；（二）大學文學院女生占七成，女生對學業甚活躍；（三）文盲經二十年來極力掃除，現在識字人數已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又土國各校門前或其他顯著地方，皆於壁上刻有其國父對全國少年之遺訓。此係凱末爾將軍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之長篇講演（全文字數約三十萬）之最後一節，其言曰：『土耳其的少年們啊！你們的主要職責就在永久維持與保障土耳其其共和國的獨立。這是你們生存和你們前途的唯一基礎；這基礎包涵着你們最可貴的寶藏。在將來，無論國內和國外，都不免懷有惡意，想到奪了你們這個寶藏。如果有一日你們不得已而保障你們的自由和你們的共和國，那時候爲着履行你們的職責，將要放眼觀察你們的可能和你們所處的環境，這些環境和可能或者是完全不利的。那些想摧毀你們的自由和你們共和國之敵人可能代表世界上僅見的最強大

勢力；他們藉其機巧與武力可能占有你們祖國一切的礮壘和軍械廠；他們的軍隊可能散布於各地，使全國受其實際的和完全的支配。而且從更黑暗一方面來觀察，還可假定國內掌握政權的人陷於重大錯誤，他們都變成糊塗者或賣國者，甚或這些領袖人物把私人的利益和敵人的政治目標合而爲一；那時候全國將陷於完全的艱苦，極度的悽慘，換句話說，牠已經深入於滅亡和完全衰竭的環境中。縱使在這些情勢之下，土耳其將來的兒童們啊！仍然是你們的職責去挽救自由，挽救土耳其共和國。你們因此所需的力量，就是隱伏於在你們血管裏流動的寶貴血液之能力。此段遺訓何等悲壯；與平常政治家或教育家對其他兒童之訓詞側重於樂觀積極方面者大異其趣，卽以土耳其新邦締造艱難，險象環生，凱將軍高瞻遠矚，對於後代一方面戒以危機，他方面責以大任。讀此可知其國勢，亦可知其教育方針。

又土耳其文盲掃除甚速，說者多歸功於其文字之拉丁化，至有認爲古文字皆當拉丁化者。實則土耳其原有文字早不存在，向所行用者爲阿刺伯拼音文，此次改革係因阿刺伯拼音文較難學習，且久已採用拼音文字，不妨以較易學習之拉丁字母以代阿刺伯字母也。余嘗與該國某教育家談此事，據謂設舊土耳其文至今尙存，或不致采取拉丁字母，蓋拼音文變動較速，不如象形文之能歷久不變。又土耳其一面採取拉丁字母，一面厲行語言清潔運動，由語言研究所之專家詳加研究，凡現行語中雜有阿刺伯波斯或其他語者，概以純粹土耳其語代之，以保國粹云。

二十日

午前參觀公共體育場，除照例有廣大之足球場及騎馬道外，特闢一民衆游行列隊之廣場。此處原係山坡，其平地工程之大至爲可觀。嗣參觀師範學校，招高中畢業者訓練之，俾供初中師資，其訓練時期視科目而異，計語言、數學各爲二年，音樂、繪畫、手工、史地則各爲三年。是日星期，而繪畫雕塑科諸生多照常工作。總觀土京各校，建築皆甚雄偉，設備則頗有較簡者；惟調查採集全由學生任之，此爲最難能之點。

未赴其國父園林及別墅參觀，是處本屬不毛之地。凱末爾將軍謂『天下無難事，我不爲，誰將爲之？』故選定此地，躬率人役造林數十萬株，蔚爲一片青翠。其別墅名瑪末宮（Marmar）瑪末（Marmar），蓋念念不忘瑪末拉海，於別墅之前闢一池，仿瑪末拉海之狀，因以名其居。旋入宮周覽其生平起居處。聞凱將軍每日公暇，輒至此游息數小時，時或約二三知己閒談，或借友留宿於此。凱將軍無子，且與其妻離婚，故其遺產，除撥一小部分贈與寡姊外，悉以獻諸國家。

午後一時赴使館，與所約英、美、蘇三國使節人員聚餐。飯後卽於館中接見新自德國退出之我國留學生數人。據言，德國人已知無獲勝之望，惟以屈服將致亡國，抵抗到底尙可使同盟國許以相當條件之和平，故仍苦鬪不休。然此特國社黨所宣傳者，其人民則頗有厭戰之概云。

五時在旅館接見伊士坦布爾四大報館之通信記者。
晚八時半赴美國大使之宴，宴畢觀新到美國電影片，至次晨一時始散。外交界應酬俾夜作
晝，余殊不耐也。

二十一日

晨八時半赴我國使館，爲館中紀念週講演，大意謂使領人員除外交及護僑職務外，應兼負對
駐在國調查研究之責。敵國日本藉其使領人員調查研究之所得至爲詳盡，故知彼知己，常獲
許多便利。其他各國使領人員亦多如是。聞我國某鉅公前此訪問某國與其當局談及我國財
政，該當局隨手記下，謂將令主管人員一較其所得之資料，某鉅公頗不懌，該當局隨即解
釋，謂該國駐外使領人員皆負有調查報告駐在國國情之責，但恐不盡可靠，苦於無法比較，
今承見示實情，自係最可靠之資料，故欲藉爲考驗使領館報告之是否翔實而已。此雖爲該當
局外交的詞令，然實際上該國使領人員之對駐在國調查研究固不下於日本也。總之，知彼知
己，實爲外交政策之所根據。使領人員長期居留於駐在國，對知彼之義務，無可旁貸。余意
首當熟習駐在國之文字語言，次則利用餘暇，對有關問題分別作詳盡之研究，以此獻諸政
府，固可收利用以定方針之效，以此貢諸國人，亦可爲認識與攻錯之助也。至於知己之責
任，如對於本國施政方針及最近措施，皆當明瞭，尤爲職責所在也。嗣分訪英、美、蘇三國
大使。十二時訪土國國務總理，談甚洽。

午後一時赴土國新任駐華大使之宴。宴畢，參觀飛機裝配工廠及毛織廠，後者規模頗大，然安哥拉並非工業區，在此所見者不足認為全國之標準也。

五時拜訪 Nazi Fichteln 將軍，六時赴阿富汗大使之茶會。

晚十時赴我國使館招待土政府當局之宴。十時三刻返旅館，收拾行裝，即赴車站。到站送行者除國會議員多人，包括 Wilson 老將軍以七十高年深夜仍相送外，政府方面有外交部常務次長、外交部長個人代表、國會議長代表、及土國新任駐華大使等；各國方面，伊朗大使英國公使蘇俄參事與大使個人代表及荷蘭公使等，而始終陪同余等參觀各處之國會議員伊士美氏當然亦來相送。此君係美國留學生，久任教授，當選議員後，兼任政府機關報國際政治欄主任撰述員，每日撰論一篇，幾無間斷云。

二十二日

全日在火車中，除閱讀外無所事事。下午五時抵亞典那。英領事 Porter 以車來送，即往 Yeni Otel 住宿，晚先赴航空公司磅行李。膳畢早睡。

二十三日

晨十時赴飛機場，同行者甚多。中有英駐土大使館海軍武官 Admiral Jackson 及陸軍武官 General Arnold。十二時起飛，二時半抵巴力斯坦之 Lydda 站。下機休息時，因機場設有售書攤，為各處所無，余選購一冊。旋復起飛，四時抵開羅。使館來接者因時間錯誤，未如

期至，由余等自行照料行李。然海關人員見余等護照後，優禮有加，除免驗行李外，並與余等握手致意。

晚間將寄存使館之行李，提回合併整理，因此次將永離開羅，後日啓行須將全部行李帶去也。

今日以長電致我國駐土使館，請轉致土國會議長，外交部長，土新任駐華大使及逐日陪同余等參觀之議員伊士美氏，表示謝意。

二十四日

午前繼續整理行裝，因在土在埃均陸續收購書籍，一一自携則行篋不能相容，故抽出次要之若干冊託使館代寄，近午先將行李送交航空公司。

午赴使館吃中國飯，飯畢，因囊中尚有贖餘埃幣數鎊，礙此便無所用，乃赴市上散步，購紀念小品數事。

二十五日

晨六時許起飛，往伊朗首都德黑蘭 (Tehran)。越二小時抵巴力斯坦之 Lydda 站，此地往返經過已數次，站上公務員咸認識，入站休息已無需繳存護照矣。加油後續飛，十時半抵哈賓尼 (Tabbaniya)。此爲伊拉克國境，處沙漠中。余等訪英來程曾經此，但乘水機來，故在湖濱航空站休息；此次乘陸機來，機場則在距湖畔十餘里之陸地。下機後，司機語余等，

因德黑蘭一帶大風雪，氣候惡劣，須稍候得續報再定行止。同機有美國旅客二人咸謂飛往該處每因氣候惡劣去而復返者常數次，因地高山多，偶不慎便發生意外也。十二時半忽謂可試飛，方擬登機，又得前途電謂仍不能飛。遂由航空公司招待余等至前度來游之水上機場岸畔之休息所住宿。午飯後，乘航空公司汽船游哈賓尼湖，湖甚廣，環湖皆沙漠，惟距水上機場五六英里有英國兵營，經兩年餘之布置，以人力勝自然，樹木甚多，房屋亦不少，幾如一城市。余等游湖約時許，忽見前途沙風驟起，沙隨風蔽天而來，急開足馬力，駛回休息所，甫登岸，沙風已接近。舟師謂深慶未捲入旋渦也。

二十六日

晨三時半起床，五時赴機場，據謂已得前途電，氣候特佳。六時起飛，沿途初陽在望，白雪遍蓋山頂，至爲美觀。德黑蘭在高原上，三面環山，盡白色。八時半遂抵目的地，下機後李公使及使館人員與伊朗外交部交際司長等迎候，攝影後，即赴伊政府之軍官俱樂部住宿。該俱樂部建築宏偉，係前王所造，常於此接見高級將領。前王被廢，俱樂部之效用漸減，然向無招待外賓之例，此次特爲余等開例也。行裝甫卸，即赴國會參加其開會儀式。此爲本年度召集之第一日，由國王出席致詞，使團人員咸集。余等先至國會特備之外交人員休息室，由李公使介紹於各國使節，全體皆衣大禮服，戴勳章，惟余等三人常服，而居使團之前席，亦創例也。十一時開會，國王出席致詞後，宣布休息，余等遂退席。旋赴英大使館午餐。

下午先後拜訪外交部長，國務總理及宮內大臣。午後五時，因國會臨時議長已選出，遂往拜訪。

晚在我國使館用膳。

二十七日

十時赴王宮及博物院參觀。在博物院中得見其美術品受我國古代影響至多。

一時半赴外交部部長之宴，在坐有國務總理及許多閣員議員。外長致歡迎詞後，由余答詞，係以國語由使館隨員海君譯爲波斯語。

下午三時赴大學參觀後，由余在大禮堂講演。聽者除教授學生外，政府人員有外交教育兩部長及許多國會議員，其中並有八十餘高齡之前任國會議長特從鄉居來此。先由大學校長以波斯語歡迎，並自譯爲英語外，余講題爲戰時中國高等教育，係用英語，由該校某教授譯爲波斯語。講辭首述我國唐代大學之與現代大學性質相近，東方各國學生來學者甚夥，其中有波斯、土耳其等游學生不少。嗣述我國現代大學之起原，及民國成立以來大學教育之進展。末述戰時我國大學教育之維持發展狀況，於沿海及北方各大學之遷入西南西北，師生長途步行，備極艱苦之情形，多所說明。講畢，受該校之茶會招待，六時赴我國使館茶會，到者二百餘人，政府全體閣員皆出席，此固盛事，亦是見該國之重視我國也。

二十八日

午前十時半赴王宮謁見伊王。由宮內大室導入王之客室，握手後，延余等上坐，王坐主位，與常人賓主之間無別。王年甫二十六，諳英法兩國語文，惟英語雖能聽，發言則稍緩，故於交談時，其發言概由宮內大臣英譯。王發言大旨如下：（一）中國率先艱苦作戰，政策至爲明顯，全國因此更趨於統一；（二）中國有一強大之政黨，當此艱巨時期，便於指揮；（三）對我國主席表示萬分之敬佩；（四）深望中伊兩國交換學生及教授；（五）盼望中國領導戰後世界和平。談約三刻鐘，余等屢興辭，王皆挽留。王深有憂色，雖極度誠懇，而毫無笑容，蓋其憂國至深，溢於眉表也。

出王宮後，參觀中學校二所，師範學校一所。聞其小學校係六年制，鄉間小學則四年結束學業，其願深造者得入城市小學補讀二年。中學亦六年制，前三年爲設公共必修科目，四五兩年另爲一圓周，按志願升學與業者分別訓練。第六年則專爲升學者分科訓練。午赴使館之宴，午後四時接見新聞記者，五時半赴國會臨時議長歡迎會。國務總理，宮內大臣及許多閣員議員皆出席，議長致詞後，由余答詞，雙方均互述古代文化關係，甚願由此發展，更謀今後文化商業及種種密切之關係。茶點後，赴國會圖書館參觀，見有九百年前之稿本，甚罕觀。

晚七時應伊朗新任駐華大使之招待，觀劇半小時，即赴我國湯武官之晚宴，伊朗國務總理及許多閣員亦在坐；此實特例，以余等在故也。今日外交部長親自回拜余等，聞亦創例，宴

畢，收拾行李，備明日離此。

二十九日

晨五時半赴機場，送別者除我使館同人外，伊政府方面有外交部交際司長。七時起飛，沿途高山積雪，機底距山頂甚近；宇宙奇觀，匪言可喻。十時半抵哈賓尼之英國王家空軍站，空軍隊長 Atwood 來迎，謂已準備飛機，送余等往伊拉克首都白達 (Bagdad) 矣。先是，余等自開羅抵哈賓尼時，駐白達英大使館即以電話來代伊拉克政府邀余等歸途一訪白達，及抵德黑蘭，伊拉克公使亦復相邀。余等以自德黑蘭乘機來此，須隔日始能換乘至 Basra 轉赴印度之飛機，此地係沙漠無足觀者，久慕白達爲巴比倫名城，距此只六七十英里；亦擬趁便一游，隔宿即返。然伊政府意至誠懇，堅約多留一日，特請英大使代商英國海外航空公司於原班期後越一日另派飛機接余等。情不可卻，遂允之。該空軍站長即受駐伊拉克英大使屬託而爲余等招待者也，當延余等赴其辦公室飲咖啡後，忽得前途電，謂白達氣候不佳，無法飛行，遂改乘汽車，由空軍人員駕駛。沿途所經，全係沙漠，偶有水，則有小段草地與耕地。甚矣，在沙漠始知水之功用也。道經幼發拉的河，河畔成一小鎮，過河後，雖大體仍爲沙漠，然草地較多。至白達機場，則外交部交際司長及英大使館秘書已迎候，導往泰格里士 (Tigris) 河畔之 Nile Hotel 暫住，並派定外交部職員能英語者一人常川招待余等，另由公安局派一督察員隨車保護。午膳後，拜訪外交部長。旋赴博物院參觀，所藏古文印章甚

多，其 *Sumerian* 象形文字之「田」字，真不謀而合；卽就讀音言，「手」字讀若 (Sov)，頭字讀若 (Soo)（與我國首字相近）。其博物院長及一考古專家，均甚濬博，舉示各種古物之來源及其意義甚詳，午後五時接見新聞記者。

晚赴外交部長公宴，在其賓館之大廳，門首電燈大明，備極壯麗。除余等爲主客外，陪客皆爲閣員議員及各國大使公使。余坐主人對面，左右爲土耳其與美國兩公使，談均甚洽。

三月一日

晨起，沿泰格里士河畔散步，並在臥室外平台遠眺，風景宜人，且動懷古之感。午前十時訪國務總理 *Nevegi*，病甫愈，昨晚不克赴宴，今早勉至辦公室接見余等。此君甚幹練，能英語；談話時，手持念珠，隨談隨數，回教與佛教竟有此相同之點，殊出意料。十二時赴攝政王府謁其攝政王，王善英語，年三十左右。去冬曾赴英爲國賓，其離英之次日卽余等抵英之日，謂在英卽已注意余等行程，惜彼此一自荷飛英，一自英飛荷，不及相見云。談約二十分鐘，語多尊重我國，並盼我國於將來和平會議時主持公道。

午後一時半赴英大使 *Sir Kinoham Cornwallis* 之宴。三時重赴伊拉克博物院，偕其專家往回教博物院參觀。五時許赴市長茶會。六時許赴書店購得關於伊拉克之英文書籍數種。

二日

晨九時半自白達乘政府所備汽車，並由公安局所派督察員護送余等至哈賓尼。今日氣霽清

朗，沿途擬稍停留觀覽，尤以幼發拉的河畔之小鎮爲特殊目標。車至該處，卽下車散步；抵河畔，復步行過橋，擬觀覽該河風景。不料橋頭警察因有公安局督察員隨行，除對余等致敬外，並於余等步行過橋時，停止兩岸汽車通行。余偶見對岸汽車停頓甚多，詢得其事，遂不敢久留，疾步過橋，交通始復原狀。十時許抵目的地，知空軍站長 W. Wood 氏將招待余等午膳，乃折往其辦公處。午膳後，乘空軍汽車至機場，見所乘機爲 Spitfire 式，機身甚大，幾與飛剪式相若，而乘機者僅余等三人，餘地悉載貨物；蓋以余等多留白達一日，駐伊拉克英大使特爲余等商洽此專機也。二時半起飛，沿途甚穩定，五時半抵巴士拉；舊地重游，仍止於來時所住之旅館。旋駐此英領事 Orlman 來訪，並悉余等抵此以前曾來遊，因留與共餐，九時許始興辭。

自今日起，訪問土伊及伊拉克三國告一結束。雖三國國情各異，而對我國皆極尊重，且出至誠。我國與此三國同處亞洲，唇齒相關，自宜加強關係外，卽以商業而論，戰前日本進攻甚猛，頗多壟斷；戰後日敵打倒，諸國對我感情亦與前大異，此正我國對彼等發展商業最好之機會也。惟是情意與關係之加深，首賴語文之能互通；今後我國學校對於第二外國語言應有加入亞洲各國語文之必要，此卽有望於教育當局之注意矣。

三日

晨三時起床，整理行裝後，四時一刻出發，五時起飛。越二小時抵 Bahrain，亦重游之舊

地，惟此次係乘陸機，故下降於陸地機場耳。在此早膳後，八時許續飛，約兩小時又降落某地，均爲英國所保護之 Orissa State 國境。十一時許抵 Gywarly，亦來程所經過者。照例休息半小時後，繼續前進，於伊拉克時間下午四時許，抵印度西境內之克拉治 (Karachi)，因印度時間與伊拉克相差三小時半，遂將鐘點調整爲七時三刻。下機後，我國駐此各機關代表何憲成等四人及當地印政府代表二人來迎，行李照例免驗，即赴旅館住宿。

四日

晨五時半起飛，須經三站方抵加爾各答，而新德里 (New Delhi) 爲第二站，適居其中。余等在途中迭由各站轉達，承印督魏斐爾將軍 (General Wavell) 邀余等赴其督署受招待二三日；余等擬候赴美同人偕往，故約期延至本月十日至十二日，否則既抵德里，即可順道留此，不必東行再西返矣。過德里時，因無人得知，故站上無來迎者。稍憩半時，即續飛。下午四時許抵加爾各答之 Dum Dum 機場，亦無一人來接。余早料及此，源寧等不之信，今始恍然。旋航空公司經理來迎，謂英國對華關係事務所之 Cothill 氏已在大東旅館航空站相候。乘車抵此，則 Cothill 氏與我國領館李領事皆在。據李領事言，昨曾往機場相迎，今日午後始得改期電，又悉保總領事因公出行。行李照例免驗後，即赴來時所住之 Grand Hotel，然前後大異。前者人居一室，且有專供團員會客會議之室。今則余等三人合居一室，尚不如來時一人所住者之大。聞因該旅館已由聯軍司令部徵用，余等得住此，尚係

○Colin氏之力，而照章每室至少須住二人云。天熱室小人多，同人多難堪，余獨泰然。五日至九日。

此五日間殆無事可記。必不得已，姑綜合記之如下：（一）讀家書並作家書；（二）聞國內物價視四月前余等出國時增加過倍，念商務印書館同人生活費難以應付，擬亟予調整，然未明真相，祇得候歸國後儘先辦理，因函告代理主持者稍候余返，並慰同人；（三）向英國宣傳部駐加城代表查詢宣傳部代余等船運之書籍已否到達，據稱尙無消息，允代電詢；（四）至書店訪購書籍，一則藉此消遣，二則在英所購整套書中有缺冊而因紙張管制一時不重版者，意或可在此補購，三則四兒在國內習牙醫，需用英文課本，特爲訪購；（五）向各方借閱國內報紙，雖難得全份，聊勝於無，蓋離國四月，於國內情形不無隔闕，藉此如與國人晤對；（六）到國民黨總支部，爲華僑各校高年生及教育界人士講演一次；（七）與中航公司訂定返國日期，余於留開羅時語源寧立武謂返國飛機當在十八日，源寧謂何以遲至此，余則以赴美同人抵印後須稍休息，余等或須多候數日，及抵加城，則領館已得雪艇自美來電，準十五日抵加城，並屬代定十八日返國飛機，與余在開羅推測者若合符節，同人笑謂余爲預言家，實則余料事往往神驗，此行至少已有七八事如此；（八）林語堂赴美，在此相晤，某日中國銀行林鳳苞邀宴，語堂同爲座上客。

十日

今日飛往新德里，爲印督之客。晨六時半，離旅館赴機場，英國對華關係事務所 COLEMAN 氏獨以車來相送。所乘係軍用機，無坐位，機身尤小，爲全程所乘各種機之最不適者，余則隨遇而安，無所苦，抵第一站 Alhabad 添油後，方擬起飛，忽又停。嗣悉發電機失去一小件，無法發動，修理約時許，暫以他件爲代，勉強前飛。下午三時抵新德里站。督署副官及沈專員與各機關代表多人來迓，前在滬中山大辭典編纂處助余之李葆貞女士亦來。葆貞於民國二十六年冬赴星加坡任報館事，太平洋戰事發生，不知下落，今始知戰前服務英國海外廣播公司，隨同撤退來印，現仍任廣播之職。出機場後，由督署副官導往督署，以左廊房屋一座，款余等三人，人各有一廣大華麗之臥室，並有專備余等起居會客之室二三間。室外則爲廣大之花園，百卉齊開，芳艷無比。印督因余等長途旅行，此次招待係採非公式而專備休養之辦法，故不作公式宴會，聽余等行動自由，除以專用汽車供余等使用外，出遊亦聽余等自決。並依余等之意，明日午餐始與印督相晤。下午由沈專員陪余等遊土王故宮。晚間印度國防委員會唯一之女委員舉行社交宴會，英政府人員及沈專員均被請，因悉余等抵此，堅約參加。十一時返督署。

十一日

午前在督署花園散步，並讀書。午後一時半赴印督之宴，此爲非公式之常宴，在坐者除余等外，僅爲印督家人及督署祕書等。餐畢余與印督閒談，知彼對詩歌極饒興趣，曾輯有詩

集，名爲「他人之花朶」，業已印行。下午六時赴廣播公司，對我國淪陷區同胞廣播，告以觀察所得，歐戰勝利在望，盟國將於歐戰結束後，致其全力與我共同作戰，解除我淪陷同胞束縛，恢復我一切失地，實現開羅會議之決定。七時半，赴沈專員之酒會，到英印人士約百人。

十二日

午間印督公式宴會，除邀請我國沈專員夫婦爲陪客外，並約政府各廳長及高級人員十餘人相陪。客人中有英國婦女一人，新從他地來，亦被邀；渠見印督及其夫人時，竟屈半膝爲禮。聞英國禮制，婦女見總督夫婦，因係英王之代表，故以最隆重之禮待之，然男子可無需此。宴畢，余等卽收拾行李，以車隨行，先赴運動場，受印督招待，觀國際網球賽。此爲美國駐軍所發起，以募款救濟我國難民爲目的。我國某網球選手亦參加。其對手爲瑞士籍；我國選手之技巧，遠勝其對手，開始時連勝四球，然後來不知何故，屢敗於其對手，結果第一場竟以五對九敗北。競賽之間，並舉行拍賣，以各國各種鈔票結成一手卷，結果由兩印度實業家督夫婦擲別，離運動場，乘車赴 Agra 遊覽。九時到達，趕緊用膳，卽於月夜赴 Temple Mahal 遊覽。此爲世界七大工程之一，係波斯朝大帝 Shah Jahan 爲紀念其愛妻 Mahal 而築之廣墓。全部以雲石構成，四壁嵌以各色之寶石，成花卉狀，均極精工。聞役使工人二萬，費

時十七年始成，甫葬其妻，即變起家庭，其一子舉兵盡奪兄弟三人之封地，並加殺戮，而囚其父於此建築之附近紅色堡壘，僅一未出嫁之女相伴，臨死強起倚望其妻之墓，遺言須與合葬。死後，其篡位之子從其意，葬於其妻之側。余意此種窮奢舉動，種怨毒於民至深，變起家庭，與此不無關係。實即此種建築並無意義，視我國之長城爲防胡而築，公私之間相去至遠矣。

十三日

午前赴紅堡參觀。十二時啓行返新德里。途中參觀蒙古大帝 ᠡᠡᠦᠨᠢ 之陵寢，簡樸無華，不愧一代英雄。四時抵德里。晚赴我國社武官之宴。今夜宿專員公署中。

十四日

晨六時乘飛機返加爾各答。十二時到達。領館隨習領事來遊。余獨寓中國旅行社招待所 (China House)，源寧等二人仍住 Grand Hotel。得雪艇電，知十九日始能到開羅，是則非月底不克返國。余等本擬同來同返，故在印已候二星期，今返國機票已定，且留印過久，殊無意義，因與源寧立武商定，仍於十八日飛回國。

十五日

午前向領館取回寄存行李，分別整理。午赴國際宣傳處駐印代表駱傳華之宴。四時赴交通部

駐印辦事處爲其職員演講。

十六日

午赴保總領事之宴，遇新近抵此任聯軍聯絡參謀之馮衍及曾萬里二氏，皆國防研究院研究員，曾聽余講演者。下午因在印新購書不少，特與隨帶各書比較，抽出次要者十餘種，託駱傳華代寄。並留印幣一千元，託其陸續選購今年出版書報，代爲寄諭。

十七日

午前道經 Oxford 書店，忽又技癢，入門見有新到書，續購若干種。然行篋已滿，昨甫抽出十數種，今又有增益，祇得重行整理，將次要者再託傳華代寄。余愛書成癖，實無法矯正也。今日接沈專員函，並以所藏之 Modern Iran 一冊見贈，因余在德里訪購不得，知余亟欲得此參考，故割愛；至可感也。

明日返國矣。此行歷國七八，除對英國之戰時努力，與土耳其之革命精神爲無上之敬佩外，其他經歷各國咸具革新傾向，並皆注重教育，各有足多者。然一返念我國，終覺有足自蒙者，一則數千年延續之文化，歷劫不渝；二則最古文字之一，流行至今，通用全國；三則任何宗教，不相衝突，而皆與孔子之道德教育相容；四則老百姓之國家觀念平時似不甚著，然一至緊要關頭，忠義之氣磅礴，舍生取義，古今無二；五則平素安土重遷，不出里門者，一旦冒險遠行，萬苦千辛，皆所不辭，且皆能制勝環境；六則大多數人食勞耐苦，受最小之享

用，爲最大之努力。以視同爲數千年之古國，或則文物全遭歐化，或則文字成爲古董，或則宗教互相水火，或則貪生畏死，或則畏難好逸者，誠不可並論。然今日之世界實爲最大之爐火，歷數千年而不能熔融之文明，此最大之爐火足以熔融之。科學爲煉生鐵而成堅鋼之火，吾人固當歡迎之；且堅鋼爲生鐵進一步之產物，與毀損其物銷燬其質者不同。願我國人在此大試驗之時代，勿自毀其精華，而輕蹈他人之覆轍也。

十八日

午前由領館派人將行李取送中航公司。十二時由保總領事送余等至機場。一時起飛。四時許抵汀江，照例在此候情報，如天氣太好，恐有敵機，須入晚始開行。今日氣候適中，故即起飛。七時許抵昆明。下機後，源寧之友湯醫生夫婦來迓，初聞一小時後續飛渝，故趕赴航空招待所用膳，膳畢，返機場，將登機，忽又以飛機在汀江所發無線電謂將於重慶過夜者，其中重慶地名誤爲昆明，於是認爲今晚不續飛，而昆明至重慶間各站之電台人員皆回家休息，致途中無人報告消息，不敢續飛，乃決留昆明一夜。余等被招待在航空招待所寄宿。在印啓行時，余語同人須明早始到渝；及抵汀江及昆明，皆謂繼續飛行，即晚可到，咸以余此次預料不確，余笑謂姑視之，今又轉有奇驗矣。

十九日

早起，赴機場，七時起飛。九時到達重慶。雖經一度之時間錯誤，而機關代表及親友來迓者

仍不少。計自去年十一月十八日離國，設於昨晚抵滬，適爲四個月，今則四個月又超過一日矣。此行繞舊世界之大部分。在空中飛行約共二百三十小時，每小時速度如平均爲三百英里，則飛行全程不下七萬英里。雖氣候寒熱不常，一日之間空中地面相距五六十度，甚至晝夜之間，亦相差二三十度，加以留英時期工作特別緊張，而同人幸皆無恙，余則較出國以前體重且增九磅，蓋離印返國之日，自權體重除大衣外竟達一百四十四磅也。返國後，公私事交迫，其忙條當不下於出國前之二三星期，且預計各機關邀約講演者必多。余個人認爲此行既費國家巨款，觀感所得，自當盡量爲國人報告，俾資取法，祇須時間容許，固不敢稍卻各方之請求；惟旅程中立意返國後寫戰時英國一書，而由於上述之忙碌，不知何日始有餘暇。

程老表附卡下

